



聖 型

著 以 新

復 興 書 局 印 行

聖
聖

全一册 實價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號 第一卷第一册

編	著	者	新	者	以
出	版	者	復	興	局
發	行	者	興	書	局

總發行所 ··· 上海五馬路 復興書局

序

這選集內所收的一共是九個短篇，都是在雜誌上發表過的。可是其寫出時間上的差別，以隕和聖型相比，大約就有了四年。四年裏生活上有着大的變化，從作品中多少也可以看出一些來了。但是，無論如何，當我自身在最得意之中，也沒有把人生看得如何好，靜下心來的時節，總有那淡淡的陰影，在我的眼前。爲着一時過分的悲痛，文筆也就立刻成爲一個烈性的漢子，漸漸地，卻仍然能平下去。這原因是我早就知道了人生是什麼。我寫作的圈子太小，這是我一點也不否認的，因爲我還沒有多走進社會的

裏面。可是我卻盡了我的力量寫出真的情緒，甚至於在寫着的時候把淚落在紙上的時候也有。

關於裏面的作品。友人間的意見頗為紛歧，其滿意與不滿意，常有大不同的差異。這一面，我不想多說；但是我卻願意寫出來，這裏面有的作品，會使我的友人一行讀着，一行流淚的。

在這裏我應該提起一個叫做鼎如的人來，她使我提起筆，她使我能更深刻地用着我的筆。此外我還該說到的是我的友人石和曾。在我最感覺到日子成為灰暗的時候，他們告訴我活下去是爲了什麼，更給我以無限的友愛。因爲一個期間，曾每星期總要到城外我這裏來，自己憶記着給他新的作品讀，對工作就更努力過。所以這本選集，若是值得的話，就獻給曾。

目次

自序	一
聖型	一
隕	三
溺	六
灰暈	八
俘	一〇
沉	二六
教授	一四八
凋之曇	一七四
竇笑	一九

聖型

那一天晚間是出奇的黑，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若是在也沒有街燈的路上，把自己的手放在前面就能看不清楚手指。

我從友人家告別出來是已經聽到敲過一點，我走出來，提起衣領，在哈爾濱，深秋的夜已經能有冬日的寒冷。

我穿過了沒有行人被燈光照得更寂寞的大街，就到了我那條湫隘的街上。那條街是沉在無盡的黑暗之中，像是沒有一個生物。因為熟習了的緣故我還能知道那裏

該邁一大步，或是那裏該把脚步放慢，我很高興，我知道我立刻就到了我的寓所。當我在秋冬的晚間行路的時候，我常常有愛好從窗子透出來的燈光的心情。若是那燈光，是穿過了淺紫色或是淺綠色的窗帘，則我的喜愛更加重。那是溫暖的房子，又有舒適的椅子；可是行路人是要衝了寒冷走着的。每次走近了自己所住的地方，就會自然而然地加快了脚步。這一次我又是這樣，我一向也知道我所住的地方前面是平坦的。可是當我正把手伸到褲袋裏取出鑰匙，突然我的腳觸到了一件柔軟的障礙。因為在急行的原因，我幾乎跌下去，我伸出來兩隻手，我的手代替了我的頭觸到牆上。這時候我聽到了一個人唔唔着的聲音。我很奇怪，那是一個女人。在哈爾濱，街旁到處都有醉酒的男人，在臥着，可是這卻是一個女人。我的鑰匙也失去了，我先劃了一支火柴在牆下尋找着。那大約費了我五分鐘的時候，纔把它從一堆亂葉中尋出來。我又走到臥着的人的前面，也劃了一支火柴，果然睡在那裏的是一個女人，而且是一個很年輕的。她還

是睡在那裏，嘴裏流着口水。我看出來她一定是猶太女人，她的臉雖然塗滿了污泥，也還生得很好看。她穿了棕色的衣服，有幾處已經破了。頭髮上有幾片乾葉在附住着。我的住所距離這裏沒有五步。

我先去開了門，走到自己的房裏，溫暖的環境，立刻加重了我的睡意。不知道爲什麼我對於那個女人發了憐憫之心來，我點了一支煙，又重復走出來，我走到她臥着的地方，把她抱起來，又進到房裏，送在一向也沒有用過的廚房裏。我還把我房裏的一方小地氈替她鋪在下面，把我餘剩的棉被也替她蓋上一張。然後我關了門，我回到自己的房裏來。那時我很高興，因爲我想到我是在我的能力之中幫助了一個無依的女人。

這一夜，我在友人那裏談到過去的話太多了，我的心情過於興奮，我自動地服了安眠藥，我纔得着一夜的好睡眠。

第二天的早晨我醒得遲了，張開眼睛的時候看到了陽光已經從地板爬到我的

牀上。可是沒有固定職業的人，這倒沒有什麼大關係。我躺在牀上懶懶地伸過腰，打着呵欠，自在地叫了一聲。這時候她推開門走進來了，她的臉已經洗淨，頭髮也像是整理過，突然間我的記憶裏忘記了昨晚的那件事。我好像是做了一個夢，可是漸漸地我追想起來。

她向我問着早安。

我也和她說着很抱歉的話，我請她暫時走出去一下，我立刻就能穿起衣服來。

她遵從我的話，含笑地走出去。太陽照在她的頭髮上，很像那上面綴了一串珠子。

在她把門關上了之後，我就急急地起牀，我跳下來到浴室去洗臉，我把應穿的衣服也帶了去換好。到我再走回我的住室，她已經爲我理好牀，正在推開窗子。我把早晨送來的牛乳放在鍋子裏，用酒精爐來溫一溫，同時我把餅乾也取出一盤去放在桌上。牛乳已經熱了，我盛了兩個杯子，請她和我用早餐。她說過謝謝之後就坐下去。

起初我是沉默的，可是有的時候用眼睛來望着她。她的臉色有一點黑，長得很端正，左嘴角上有一個小小的黑痣。她有二十幾歲的樣子，可是偶然間臉上也有着縐紋。這我知道，因為我自己這麼一個二十幾歲的人早就有了縐紋。她的眼睛像總是在困頓之中，缺乏光彩。她好像很餓，一盤餅乾大半都被她喫去。於是我立起來，又裝了一盤。

「你還能記得一點怎麼到我這裏來的麼？」

她聽了我的話，稍稍頓一下，就接着說：

「我知道是你把我抱進來的。」

「那爲什麼不走回你的家呢？」

「我醉了，我走不動——再說我也沒有家。」

她說完了，像發狂似地笑起來，可是當她又把餅乾放到嘴裏去，她的笑就又停止。

「你的名字？」

「瑪麗安那。」

「瑪麗茵？」

「不是，瑪麗安那。」她好像有一點不耐煩，可是她還是惜記着喫餅乾。

「在哈爾濱幾年了？」

「不多，纔三年。從前我住在扎蘭諾爾。」

「爲什麼來到哈爾濱呢？」

「我不知道，我忘記了，好像我——我還是不知道。」

「你若是離開我這裏呢？」

「我就再長到街上去呀，我在街上已經住了一年。」她搖着頭，響着像一串鈴聲

的。

我不再說什麼了，我向她說過要她原諒我的話，把一支煙點起來抽着。

「先生，你能把煙也給我一支麼？」

這奇異的請求，使我覺得一點愕然了，我用遲緩的手抽出一支來送給她。

「謝謝你。火柴呢？」

我又把火柴送給她，她很熟練地點起來抽着，那煙很均勻地從她的鼻子裏冒出來。說到我的抽煙，不是爲了某種原因，就是不感興趣也爲着追憶着一點點的過往，想在那裊裊的煙中來尋出些殘跡麼？可是那女人卻像真的有絕大的癖好，沒有一絲煙是無用地再從她的嘴裏吐出來。

這給我一點更大的追憶！我的心在打着抖……

「你在看我麼？」

她說完了，把煙頭丟到窗外去。

「也許是，你以爲我失禮麼？」

「沒有那回事，禮貌是最無謂的，我很喜歡你。」

「什麼？」

「我很喜歡你，你若是需要我，我可以幫你治家。」

「那麼你替我燒飯吧。我每次都是在飯館喫飯的。」

「我想我能使你滿意。」

早餐後我出去了，我告訴她在午餐前我定然回來，我還和她說我盼望她能爲我清理一下我的房子。這好像我是太大意了，任一個陌生人在自己的房裏；可是那時候我記得我的箱子和抽屜都鎖着，而且雖然多少知道她是一個放蕩女子，看樣子也還不是個不可信任的人。

到午餐前我又走回來的時候，我很驚訝我的房子變了一個樣，書架上的塵土沒有了，而且又整齊地排着，牆角的亂紙也沒有了，地板也擦得很乾淨，窗上的玻璃也脫

去了塵蒙的衣裳。我很高興，我想着這倒真是一個勤快的女人。

可是這房裏沒有她，走到廚房裏，雖然也很清爽了，也是沒有她的影子。我於是就叫起來。

「瑪麗安那，瑪麗安那……」

那答應的聲音是從浴室裏出來，她問我是不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她告訴我她在洗澡。

「沒有事情，我以爲你是出去了。」

我在說過之後又走回自己的房裏去，我把纔從秋林買來的德國版英美近代詩選翻開讀着。

我等了許久她也沒有出來，我看看錶，已經是一點半了。這引起我的焦灼來，我餓了，我的胃在叫着。我跑去催着她快些出來。

「祇要五分鐘就好了，先生。」

我又祇得到我自己的房裏去等，果然在不大的時候之後她推開門進來了，她的衣服也是纔洗過，好像還沒有十分乾的樣子。那些破爛的地方，她也用針縫了起來。她的臉，煥然地有一點光采。

可是我看到她那身衣服，和那雙破鞋，我微微地搖着頭。

「很對不起你，要你等了這麼多時候。」

「我想我們該喫飯了。」

「可是——」

「我知道，還是到我平日去的飯館去喫吧。」

那天我走進飯館的時節，許多人都用奇異的眼光望着我，我裝了一點不在意的樣子，可是自然而然地我的脚步加速了，我的臉也有一點紅起來。我還是到我平日所

坐最靠裏面的座位去。

我故意很安靜地請她在我對面坐了，我要了兩份午飯。

我是能喝酒的，可是因為最近受了醫生的警告，所以我沒有要。我看見她有時在貪婪地望着飲酒的人，她總像有些什麼話想和我說出來可是沒有能如願。當我走到老板那裏去拿當日的報紙，他低低地在我耳邊說：

「先生，那裏來的這麼一隻小鳥？」

「不要亂說，那是我所請來的女用人。」

「女用人？」他露了極端懷疑而笑着的臉容，「怕有點靠不住呢！」

他說完了輕輕地用他的肩碰着我的身軀。我氣了，我把拿在手裏的報紙丟到地下，我用提高一點的聲音說：

「她是一個可尊敬的女人！」

有許多人把臉朝這面望着，那老板立刻又說着抱歉的話，很喫力地俯下了肥胖的身軀把那張報紙爲我拾起。

我默默地走回我自己的座位上。

喫過了飯我又領她回到我的住所，我因爲和友人的約會，我告訴她晚飯我不回來。我給了她點錢要她買一件布質的衣服，一雙鞋和一條線襪。我要她買廚房裏必需的器具。我把門上的鑰匙又交給她，因爲我想到她定然是比我早回來的。

在友人那裏喫過晚飯，九點鐘的時候我就回轉來，我怕她沒有一點事情做在等得太不耐煩。到我走進我的寓所的時候，我看到我的房子沒有燈光。進到裏面去，在自己的門上敲着也沒有回應，用手轉着門，那也並沒有開。我繞到廚房那裏，我也沒有看到她，我的氣憤立刻起來了，我不能進到房裏去。我祇能坐在樓梯那裏等她。我很後悔不該這樣早回來，我真想不到這女人飛到什麼地方去。

我祇好坐在那裏耐心地等着，我真不知道何以這一生總是在喫着女人的苦。

我一直等到十二點鐘她纔回來，先是我聽到一輛馬車在我門前的聲音，接着有沉重的脚步在走上了石塔，門開了，一個長滿鬍子的馬車夫在背了她進來。她已經換上了一件草綠的衣服，黑漆皮鞋，淺灰色的絲襪。她又是醉得昏昏沉沉地嘴流着口水，還在哼哼着一隻歌。

「喂，瑪麗安那，鑰匙在那裏。」

我用大聲音說，手還在搖着她的肩。

她很費力地祇半睜了眼，說着我一點也不懂得的話。我在她的身邊找着，祇有一張衣服店的發單。馬車夫絮絮地在說着不耐煩的話。

「你的舊衣服呢？」

她還是沒有給我清楚的答案，可是車夫告訴我說好像看見她上車的時候挾了

一個紙包的。我立刻跑出來，在馬車的座位上果然尋到了那麼一個紙包。我一面回來一面打開，我在那裏面找到那把鑰匙。

我開了門，車夫也隨我走進來。他望到那張牀，就把她放到牀上。我付過車錢，把外衣脫下來。現在我又看見她的頭髮上還簪了一朵膠質的紅玫瑰。她的嘴裏吐着惡劣的酒氣，她的臉在苦痛地扭着。可是她的身材那麼好，誰見了也不能想像得到昨晚的那副樣子。我把她抓起來，用力搖着，我的忿怒是濃重的。我看見她的頭可憐地在空中擺動，她仍然不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或是把眼睛清楚地睜開，那朵花也落到牀上，我祇好又放下她。

我想着就讓她穿了這麼新的衣服睡到廚房裏面去麼？不知怎樣我會發生一點憐惜之心，我把她的鞋脫下來，把身軀完全放到牀上，替她蓋好了被，我自己卻把一夜在廚房的地板上消磨了。

我知道她是很早就醒了，她把我叫起來，把我扶到牀上去，她自己又睡到廚房裏。那時候我聽見鐘正敲了四下。

又是一個早晨，我起身比她還早，這是因為自從半夜睡到牀上我就不能睡，枕頭上的酒味使我作嘔。我把枕頭丟到地板上，這樣我的頭部一點也沒有比身子高，我更不能睡，所以很早很早我就起來了。

在洗過臉之後，我就一個人到公園裏散步，我的頭在昏昏地漲着。秋日的公園也是顯然地呈了肅殺的景象，尤其是在近北的城市。可是我的腦子像是清醒一點了，我又緩緩地踱回來。

我回到自己的房裏，那也有清新的空氣。窗子打開了，牀也收拾好，纔洗過的枕套火爐前烤着。她知道我回來了，把和昨天一樣的早餐捧出來。

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默默地用過了我們的早餐。關於廚房用具，我知道她沒有

買的原因，我也估價到那價錢該差不多。

她像有一點羞慙似的，總也沒有敢把頭仰起來望着我。

到她把盛牛乳的杯子洗淨之後，我就起始問着她：

『你是說來幫我忙的，可是反倒給我添了大麻煩。』

她很馴服地站在那裏，好像對於自己的過錯都知道悔改似的。

『你又喝了酒，——』

我說過這話我嚴厲地望着她的臉，雖然我們認識也不過一天多，我責備她卻像是她的老友。

『你知道麼，你又喝醉了，你醉得不像人，活活像一隻豬！』

我用更很毒的話罵她，可是猝然間她很快地說出來：

『不要我喝酒做什麼呢？你要我活在這現實的日子裏時時在忍着不可忍的苦』

麼？」

說完之後她頹然地伏到桌子上哭起來，一時間她像是想從眼裏流盡了深刻在
心中所有的苦辛。我祇木然地沒有話好說，我在房裏往返地走着。就是我所愛的人也
用不着去勸，因為從經驗上知道祇有這樣纔能使感情更快地平復下去。像她，我更該
任她，我聽着她哭泣的聲音漸漸息止下去。

她把頭擦起來，用手掌抹去了掛在睫毛上的淚珠，在和我說着抱歉的話。

「先生，我真不該那樣，你該原諒我。」

我告訴她我是不介意的，我早就知道她定然有傷心的事，可是我不願意問她正
如同我自己不願意爲人所問起一樣。我想總有一天，自己就會把所有過去都傾吐出
來的。

到午飯的時候她像更對不住我地隨了我到另外一家飯館去，穿了白衣服的侍

者把我們誤認作夫妻了。

這點事，我們都不在意，總之各人的心中都有那麼一幅好人的影子，都是在閉起眼睛來想着那個影子纔覺得生活有意義。

那天晚上她忽然請求我和她去跳舞，這對我又是一件可怕的事。爲了一點原因我厭惡跳舞如厭惡毒蛇，甚至於在聽見了這兩個字的時候我都像怕鑽到我的耳朵裏，毒了我的神經，我用手緊緊掩了。可是有一個時候我又那麼沉迷於這用較含蓄的形式以求性欲上小小滿足的娛樂，我還是沒有得着什麼，我祇覺着那還是可否定的事。

「爲什麼想去跳舞呢？」

「我想去，我可說不出爲什麼來，我懇求你，先生，你和我去一次吧。」

她做了很可憐的臉相，我的心並沒有答應她的意思。

「先生，我自從生長到街上，我就再沒有能走進舞場一步，我祇能立在門口外聽着音樂的聲音，一點好的回想我都引不起來。」

說到這上面，我卻可以給她同情，我答應她去了，她懷了孩子一樣的喜悅在親着我的手。

我換了一身深色的衣服，和她到方達基舞場去。我們坐在近牆角的一張桌子，我吩咐侍者送兩杯檸檬茶來。

這時正在奏着狐步舞的曲子，她高興而粗野地動着她的肩。這使我記起了點什麼，我立刻告訴她我不願意看她這樣子，她居然也聽了我的話。

我抽煙的時候，她也是要支一支，可是這次她卻巧妙地把紙煙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吸進去的煙又都從嘴裏冒出了。

當我們的煙纔抽了一半的時節一段華爾茲的音樂就起來了。我們就把煙丟到

煙盤裏，來做第一次的合跳。本來我就不是一個好手，可是她好像還不如我。我們的腳常時相互地踏着，而且她在我的懷裏，像一方大磨石那樣沉重。她很高興，她還冒着一點汗，我卻祇爲無味的情緒佔據了我的心。當我想到了一個女人爲另外的男人如此地抱着，立刻我就感到無限的淒迷。她忽然和我說：

「路斯維基跳得好的。」

「他是誰？」

「我從前的丈夫。」

「他死了麼？」

「沒有。」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愛上了舞女，他丟了我。」

「那你不是還在愛着他呢？」

她沒有回答我，她的頭低下去，我自知是把話說錯了，我不該爲人翻起情感上的舊創來。

當她再把頭仰起來的時候，我看見在她眼睛裏的眼淚。可是她卻笑着，他出聲地笑着，她像想在這笑聲之中搖落了含在眼裏的淚。

到音樂停止的時候，我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要侍者送兩杯渥得加。

她聽見我的吩咐，露了極高興的樣子，她的眼睛立刻就像有了光采。酒來了的時候，我們爲各人的健康擊着杯緣。我們呷了一口。

不知不覺之中我的眼淚也滿了。

「先生，你是落淚麼？」

「我沒有，我想是酒喫得太急了的緣故。」

我用話騙過了她。

那天晚上我們十二點纔從舞場回來，她始終是高興的，她自己也很以為自己的跳舞很好，她還告訴我若是路斯維基現在遇到她，定然會再丟了那個舞女。她告訴我路斯維基長得有多麼好，有漂亮的鬍子，會說拉丁文和法文。又告訴我他的家在革命之前是多麼有錢，就是後來到中國也憑了好學識，在扎蘭諾爾礦場上做工程師。她還告訴我他能唱什麼歌，她說她一閉起眼睛來的時候就好像聽着他在遙遙的地方唱着歌。她看到了牀頭上一個女人的照像，她在向我問着。

「這是你的太太麼？」

我搖搖頭。

「你的情人？」

我又搖搖頭。

「你的朋友？」

我還是搖搖頭。

「你的家屬？」

我仍然搖搖頭。

「那是你的什麼人呢？」

她爽性不想猜下去了，她在向我直接地問着。

「這我很難和你說出一個適宜的名子來，她是我從前的愛人，可是現在成爲另
外人的妻。」

「怎麼，也有這樣無情的女人麼？」

我笑起來了，在這笑聲裏極力地顯着對她狹隘的見解看不起的味。

「你以爲我們男人是無情的麼？」

『我是上了男人的當。』

『我可是喫了女人的苦！』

相對着我們沒有什麼話好說，她是走去睡了，我也立刻就睡到牀上。這一夜，我沒有睡好！我的情感像大風雨中的海面，我又起了牀，吞下安眠藥，可是已經沒有什麼用，一直到黑暗的夜漸漸淡了，我纔能合上我的眼。

我醒來的時候是十點半鐘，可是那時候我就看不到她。我想她定然到街上去買些什麼，可是一直她就沒有回來，我守到她十二點鐘的時候，她仍然沒有回來。

其實這女人用不着我多想，自然地來了任之自然地走去並沒有什麼。可是想着真若是在深夜的時候回來，沒有人給她開門，在這晚秋的夜晚裏，她又將在街上度過，爲這一點原因，我纔也懂了一點焦灼等她到十二點鐘。

她還沒回來，我祇好睡了。過一天的早晨她也沒有回來。午飯前我正在讀着當日

的報紙，突然有人在敲着我的門。

『請進來！』

走進來的就是她，手裏還提着大大小小的包紮。沒有等我問她就說怎樣遇見了舊日的閨友，在那裏住了一夜，借來點錢把上次沒有買的用具備齊，還說今天就可以不必到飯館去。

我知道她在說謊，我能想得到她在那裏過了一夜，我也知道她從那裏得來的錢。可是雖然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了，我也用不着管牠。我用眼睛望着她，她仍然是自若的樣子。來欺騙人原是女人最專長的藝術。

『可是菜蔬都沒有呢。』

『我已經買了來，這裏面都是。』

我點點頭，她走了。她敏捷地換了衣服，立刻起始預備午飯。其實，若是真能幫我忙

的人，她個人的私行對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是她的丈夫，也不是她的愛人，我實實在在在用不着生那些閒氣。至少我的屋子總能比先前整潔些，而且再也用不着我自己爲這些很瑣細的事化上許多時間。

她燒菜的手藝並不如何高明，有時候竟把焦得像炭一樣的食物送到我眼前。可是我都能忍耐地喫了，雖然有的時候是要繃起眉頭來。

我們這樣同住的關係有了一個多月，忽然一天早晨，我發現了在枕頭旁有一張紙條，那上寫面了：

『我很感謝你，先生，你收留了我一個月。可是現在我走了，我沒有能親自向你說出來，到什麼地方去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在一兩月之後，又要在你的寓所之前爲你檢起來吧？但是這些都是我所想不到的事情，也用不着我想的事情。在你這裏，你待我太好了，我算是不配你待我那樣好的人。我相信你是世界上第一個好心眼的男人。』

我真想不到一個女人也會丟開你！

『我還告訴你，當你起身的時候一定發覺着你的袖釦金錶不見了，你不要慌，那是我拿去了。我要你相信我的人格，我拿去是暫時地，我要用它來維持一兩月的生計。我要設法歸還你的，在將來我或者能加重地歸還。

『最後，我希望你不要因為總是惦記着一個女人而壞了你的健康！

瑪麗安那』

我檢點着，果然失去了紀念着祖父的一副金鈕釦和一個女人送我的手錶，我的心突然氣急着，因為她單單拿去了這兩件。

可是漸漸地我笑了，我獨自傲然地笑着，我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希奇也並不該引以為怪的事。

隕

潘葛洛夫的身軀，祇包在一件已經失去原有高貴氣質的外衣裏了。從式樣上，從外衣的材料上，都可以看得出它的所有者的身分；就是鑲在裏面的皮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可是現在呢，正和它的主人有同一的命運，那高貴的氣質，消磨到祇有那不容易被人看到，也不和其他部分發生抵觸的兩腋下了。外衣的質料，是深褐色的細呢，有幾部分已經磨得光光的，似乎可以數得出縱橫的線跡了。兩個衣袋，一個是已經扯破了的，散漫地垂着；一個的邊沿也磨得精光了，附着很多手上的油垢。六個黑而大

的鈕釦，四個是祇連着很少的線垂下來，一個已經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祇有一個是端正正擺在那裏。又闊又大的深褐色水獺衣領，也可以看得出裏面的白色了。通身染滿塵垢，在太陽下面，耀耀地閃着微細的，紅的，綠的，光之反映。陪襯着這外衣的，有露了膝部的長袴，笨大破舊的靴子，染成灰色的襯衣和頭頂上染滿了油泥的一頂巴黎最流行的小睡帽。

了！
在這樣衣着中的軀體，是立在中俄雜處的五埠一條最熱鬧的街上，索索地抖着

他的體格仍然不失為碩大，甚至在經過很大的艱苦後，還是有一點肥胖的。他的臉，說是臃腫比肥胖還來得恰當些；把他那兩隻不十分大，圓溜溜的眼越顯得渺小了。也許從前是被人稱讚過，現在卻有些呆鈍如死羊的眼。長時期沒有修葺的鬚鬚，像一叢黑細的亂草在嘴部附近堆着。兩隻手被寒冷侵成了無數縱橫的紋，是緊緊地夾在

兩臂下面，可是寒冷仍然使他抖戰，上下兩排牙齒格格地擊着。四五顆金質的牙，從唇縫露出來，微弱地反映着照射的陽光。

誰也不能不認爲更近些的彼得堡比這且埠要冷得多的，可是當他在彼得堡住的時候，他從來沒有知道什麼叫做冷，他常是很高興帶了自己的妻子，和一羣皇家的親族們，在那雪白光滑的冰上飛馳着撬車。他們的臉，凍得有些紅，祇感覺着一種適意的。他沒有嘗過冷的滋味，沒有受過一星苦；但是現在他深深地知道了寒冷的威嚴，知道了在人生的那一面是有所謂苦的。

在他的血管裏是流着斯拉夫族高貴的血液，而且在彼得堡一切貴族之中，他是一個很出色的。到現在他祇有三十五歲，在二十歲的時候就被送到巴黎去。他的父母一向和高貴的戚友們提起了就說：

『唉，我們的伊大（這是他的名子）在法國很知道勤勉呢。他想學陸軍，可是我

總希望他學海軍；因為我們的陸軍是不需要向旁人請教了。」

他們的臉上帶着笑容，在謙遜之中是有不少驕傲成分的。不祇爲在戚友方面炫耀自己兒子的成就，而且把帝國將來在海軍上發展之重責也是毫不客氣地放在他們的伊大的身上了。可是當着那麼一年黑死症散遍了俄國的疆土，潘葛洛夫的父母就沒有得着機會來看他們的伊大對於祖國的供獻而含怨地永訣了他們親愛的，有作爲的兒子了。他因爲要承受一部大的遺產和高貴的爵位，就從那藝術中心的巴黎奔回遼遙的彼得堡。那時他祇有二十五歲，包在漂亮入時的服裝裏，就是他的臉除去眼睛有些圓而小，其餘的部份還是很容易被一般青年人欽羨。他會跳最流行的舞，能說最好的法國話，又彈到一手的好鋼琴。隨他同來的有一個嬌小玲瓏的法國太太，美麗活潑，懷裏抱着一個纔滿週歲的嬰兒。

從異國歸來的潘葛洛夫對於雙親死亡的哀傷是被清理成千累萬的遺產忽略

了。真就是有了閑空的時候，久別戚友們的宴會又佔去了他。他能使所有和他同席的人高興而絲毫不減少自己高貴的意味。他能講極有趣的故事，使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笑容。尤其是那些夫人小姐們，對他更感到濃馥的趣味，因為他的舞術是那麼高明和拍美觀，而且他更知道那些討女人們喜歡的地方。他從來不說過於爽直，容易傷人情感的話。雖然是一件在他認為不滿意的，總是委婉地說出，使旁人自己體會他的意思。但是這些是多半用以對付夫人小姐們和比他身分還要高的男子。至於那些比他低下的人，他總不會忘記放出他應有的尊嚴，使旁人在他面前感到凜然。

在政府裏他沒有什麼大責任，可是每年有一筆大的進款。完全在舒適的生活中消磨歲月，十年的過程中，他的身軀是一天天地發胖了。

一直到那一天深夜裏，所有的農工都暴動起來，嘴裏嚷着打倒的口號，他被他忠順的僕人叫醒了。

「大人，請快些起來罷，事情不好了！」雖然那男僕想極力鎮靜，不失去自己對高貴的主人應有的恭順禮貌，可是他卻抑制不住爲恐懼而發抖的聲音。

「什麼大驚小怪的，有了什麼事？」他還是很安嫻地睡在牀上，兩隻手揉着纔醒醒的眼。

「我說，我說亂黨已經在城裏騷動了！」

「騷動了麼？」他立刻從牀上坐起來，很快地披上那件新從法國定製的皮外衣。

「是的，大人，您不聽見外面的聲音麼？」男僕謹慎地回答。

立刻在他的耳朵裏聽見外面像是無數的野獸從深山裏跑到他的附近，驚天動地呼喊，尖銳的鎗聲，照得滿天發紅的火光。他知道這是真的事情在眼前了，他擔心他的太太還在她自己朋友的宴會中。他不能再顧得這麼許多了，他匆忙地穿上了靴子，隨着他忠誠的僕人，從如瘋狂的彼得堡中，慌慌張張逃出來了。

恐懼使他忘記了一切求保全他的性命使他所有的事都屈就了。大的驚險，使他喪心破膽的事不知在途中遇見了多少，可是他們終於到達了中俄分界的滿洲里。

他的忠實的僕人在這裏和他分手了。

『大人，我就要回去了，因為我還可以在俄國找得着麵包喫。』那男僕仍然是非常恭順地。

一路上的扶助，照應，他對於自己的僕人非常感激。他忽然抱着他。

『好，我們就分手了！』他的心酸極了，躺下兩顆大的淚珠。

『大人，這裏還有幾個錢，我知道您沒有帶出錢來，請您收着用罷。』在男僕的手裏拿着五個輝耀的金幣。

他想那裏有高貴的主人接受僕人的錢呢！這樣不是失去自己的身分麼？可是終於爲着他的誠意，和自己想得出將來急切的需要，羞得連頭也擡不起收下了。

『朋友，再見！』潘葛洛夫自己也驚訝何以在自己的嘴裏會叫出自己的僕人爲朋友了。

等着他的金幣從他的袋裏消失了的時，他孑然地立在H埠最熱鬧的一條街上。馬車，汽車，高大的馬在掩滿冰雪的街道上印着蹄痕；往來地飛奔，水氣從人們獸們的嘴裏，鼻孔裏噴出來。從他身旁挨過去挨過來的有和他同種族的人，還有那在語言，服裝，面貌絲毫不同的中國人。

當被殺亡的恐懼從他的周圍消逝了，完全的意志又都恢復起來。他記起有一整天沒有食物近口了，他的肚子正如野牛似的叫，而且裏面像有烈火在燃燒。他又冷，冷得他不能安靜地立在那裏。他想着何以太陽不會投到他的懷裏，給他所需要的溫暖。他孤獨地站在那裏，看着來往行人不同的臉，雖然在那上面很難找出相同的表情；可是好像在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顧及他，顧及他是在飢寒之中。

他餓，他冷，他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尊嚴。強自撐着身軀，岸然地站着。但是他那不整齊而近於可笑的服裝，和他那陌生人所獨有的形狀；使站在街上的警察注意到了。潘葛洛夫看見一個高大，穿着深青色制服的警察向他的方向走來。從茸茸的皮領裏，辨得出那一雙銳利的眼，他毫不擔驚，他想着一個警察是沒有資格向貴族開口的，而且自己也沒有做什麼犯法的事情，也沒有犯法的思想。他還是傲然地立在那裏。

「喂，朋友，張望些什麼呢？」粗大無禮的聲音響了，他不以為這是對着他說的，所以 he 並沒有把注意力放上去。

「嘿，費了麼，沒有腦子呀！」那用以指揮車馬的木棒已經觸在他的身上了。他纔想到這麼無禮的話是對 he 發的。這真是一種大不敬了，他想不祇對於他自己，更辱及俄羅斯帝國的。祇要在一月前，他就能立刻把這樣無禮的人送到執行處打三百鞭子，使他小小地知道一點禮法。但是現在呢。他忽然想到了已經沒有這樣的權柄了。可是

他的血裏還是蘊有貴族性的，他在有禮貌之中而不屈下他的身分。

「先生，你也該有一點禮貌呀！像是很誠意似地向他的同胞進一忠告。

「什麼禮貌，我說你站在這裏幹麼？」指揮棒第二次觸在他的身上了。

他知道像這樣的人是不容人把他看做人的。他不再去說在他一生也沒有聽到的話。

「在這裏隨便看看沒有什麼關係罷。」他悠然地回答，因為消化系之變化，他的肚子又叫了。

「看呀，看着機會不要錯過呀！」警察的臉上露着卑鄙的笑。

「啊，你這鬼，把我看做小偷了麼！」

立刻他的眼紅起來了，混身的血流都加速了，拳頭握得緊緊的，寒冷再不侵進他的身體，他的身體祇為憤怒抖着。

『想做什麼呀，動打麼？也好，坐坐監比站在街上好。』強而大的手，已經握住了他胸間的衣服，他一點也不能反抗。在他是認為不值得做的事，其實他真也沒有力量和人動武。

因為他的態度軟下來了，那警察也放鬆了握着他的手。潘葛洛夫低着頭，順街走下去。

『他們這些人不也都在街上麼？和我又有什麼分別呢？』他一面走一面想着。『在他們之中不見得有一個我這樣地位的，可是爲什麼這奴才這樣待我呢？』

他自己感到一種恥辱，在他的腦裏印上了社會的新謎。初次接觸了他從沒有想到的社會，他的心理就想起社會何以能一直從上古維持下來。

難耐的飢寒又襲上來了，他的力氣幾乎已經空竭；他曳着沉重的脚步沿着邊路走下去，笨重的足聲隨着他的步伐起伏。他折向一條偏僻的路走去，也有光采的陽光

照着，他蹣跚地獨行。

當着他偶然地把頭強自擡起來，看見在他的身旁有一個和他非常相似的人也望着他。甚至於連服裝也是相同的，眼裏露着無救失望的光。他的臉蒙着飢餓之色，而且從各部分看起來，他也和他一樣，是從僕僕風塵中停留下來。他的臉上劃着同情的苦笑，使他驚訝的那個人也是和他一樣地笑着。從半清醒的神智中恢復了精神之後，他纔知道自己是立在一面擦得光光的大玻璃前面。他詫異自己會變到這樣子，幾乎連自己都認不出的樣子。他覺得非常難過，比感到飢寒的苦痛還要傷心。他認為不祇給自己恥辱，也是使他高貴的家族減少光采。他想哭了，但是他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他真心的悲慟，從他的臉上很清晰地表出來了。他用手在胸前書着十字，兩手扶着銅的欄杆，雙膝跪在地上虔誠地禱告：

『我光榮的先祖，我已經知道我的不肖了。我給你們帶來了難洗的恥辱，掩沒了

你們生前的光輝。我降下了高貴的家族，任你們的憤怒來懲罰我罷！」

重又站起身來，心裏像洗去一小部罪愆，覺得是輕鬆一些了。他想起警察對他之無禮，是有一部可諒的。

他默默地站着，一陣陣菜飯的香味，從鼻孔進去，使他腹中的飢餓更不可忍了。他把頭仰起來，看見玻璃上印着的『馬德爾里飯館』的金字。滿足而快意的客人們從門裏走出來，微溫的香味也隨着散佈出來了。

立刻他的眼裏露出少有的光采來，敏捷而又貪慾地等待着；但是他的理智立刻控制住他不應有的思想，他仍然安靜地立在那裏。

他把眼湊到窗幔沒有遮掩的一線地方去，他看清楚了裏面的情形。最使他觸目的就是那麼大，吐着熊熊火焰的壁爐在迎面發着無盡的熱來。隨後他看見了許多穿着整齊衣服的顧客們，有年輕的男女，也有大肚子的資本家。那些包在潔白制服中的

侍役，像蝴蝶似的穿來穿去。他們有的手裏捧着熱騰騰的小牛肉，羊腿，肥雞，野鴨……有拿着裝有各色酒的瓶子。明亮亮的高脚玻璃杯是和他們擦得亮亮的銅鈕一樣地閃着反光。他看見那些顧客們歡笑，安閒地談話，喫酒。他看見他們乘在桌上的麵包皮和盤子裏剩下的菜肴。他想着就是這些他就可以滿足了。他的口涎像泉水似地在嘴裏聚集，他的嘴不自主地咀嚼着。可是一切除去引起他腹中更難耐的飢餓之外，是什麼也沒有得到。

『喂，夥伴，』覺得出在他的肩部一隻手沉重地拍着。『我說你在這裏是什麼意思呀？』

他把頭回過來就看見一個瞎了一隻眼，有一條腿，另外扶着一根拐杖穿得很襤褸的人兒很地站着。潘葛洛夫一看那個人就認得出和他是同種族同國際的，可是那個人的臉沉得比這個天氣還要冷，像是用刀子刻畫出來的。

潘葛洛夫是完全迷惑了，他不知道那個人無禮的問詢的目的是什麼。像這樣一個人，有什麼資格來和他說話，而且還是近於干涉性的。他真鬧不清是怎麼一回事！

『對不起，我不十分明瞭您的意思。』由於上次的經驗，他對於這樣一個屬於低級的人也表出非常謙遜的態度來了。『我不過祇是站在這裏，也沒有一直向裏張望，也沒有其他的事。』

他猶疑地，吞吞吐吐地說出了很有禮貌的話。他以為站在對面的人說不定是一個化裝偵探，和那個警察對他起相同的疑慮。

『你向裏張望也不要緊，夥伴，要是我開的飯館請你白喫也行；我的意思是你不應該也站在這裏。』

因為潘葛洛夫的話說得很和氣，所以對方的兇焰也下去一些了。但是掩不了他原有的身分。

「連站在這裏也不可以麼？您是說要我離開麼？」他簡直弄不清是爲了什麼原因。

「是的，我請你走過去。」

「我還是不明白您的意思，什麼原因使您要我離開這裏呢？朋友，解說一下好麼？」他實在不願意說這麼許多話，可是他總以爲這件事是太奇特了，他不得不忍着苦問。

「我不願意解說，」突然那個一條腿的人像一隻野獸在咆哮，每個字都說得很沉重，聲音是拉長了的。「我要你立刻離開！」

雖然他仍然不明瞭其中的原因，迫於威嚇之下，他不能再做任何詢問，他也不能再停留一時了。忽然，飯館的門開了，一對四十歲左右的夫婦走出來，那個人立刻變成很恭順，容易引起旁人憐憫的樣子；追在他們的身後嘴裏說：

『先生，太太，給我一個錢罷，可憐可憐我罷！』

一個圓的，中間有一個小圓洞的銅錢，翩然而清脆地落在地上了。他趕快很喫力地從地上檢起來。現在潘葛洛夫完全明瞭那個人要他離開的意思了。他自己覺得非常可笑，同時他以為那個人的腦筋也許過分發展。

『你想我會如你一樣地沿街乞討麼？我寧肯凍死，餓死，也不會如你一樣做社會中最下級的人。』他一面走一面想着，但是飢餓使他的腹內如有許多乾柴燃燒似的，好像要把他焚焦了。他沿着街走下去。兩腳都凍得麻木了。他不能再向前走，他實在沒有力量了。他倚在牆下，失神的眼望着天空。

天呢，天也是變了。太陽已經被濃雲掩起來，天空像是一具灰色的死屍，撐着身軀。寒風像是從他每一個毛孔中吹進去。他的身體抖着，呻吟着，腹內的飢火還是燒得他難忍。

一個一個穿着整齊衣裝的人從他身前過去了。

他想要是有一個錢就可以稍稍止住腹中的飢餓，否則他就要凍餓得什麼也不能做了。死的陰影又不時在他腦裏閃出來。他想不起一條方法來得着錢，他卻知道真的慈善在世上是很難找到的。

終於他想起了那最後的方法，就是他曾經在飯館門前看見那個漢子做的。他雖然不屑於那樣做，好像也賭過咒不做那樣低下的事；可是那是唯一的路了。用無盡的恭維換得一個錢就可以暫時維持下去了。他決意這樣做，他默許着在未來的事業中洗刷自己造成的一些恥辱。

他看見一個人走過來了，強自曳着沒有力量的身軀，在那個人的後面緊緊隨着，他的呼吸倉促了，臉也漲紅了，可是從他的喉中一個字也沒有吐出來。

他傷心極了，兩手捧着垂下的頭，靜靜地又倚在牆下。

他守候着，總是在第一次失敗之後期望着第二次，可是每個第二次的結果總是和第一次差不多的。

夜來了，H埠完全是它的俘虜了。舞女們已經披上了很漂亮的外衣，走到羅列在中國大街地窖裏的下等酒店去。高貴的人已經換下了日常的衣服，而套在規矩的夜禮服中。跳舞場的音樂的聲音從門窗的縫裏鑽出來，散在空氣裏。新婚的夫婦在預備精美的晚餐和餐後相偎共坐的溫柔。但是風卻更大了，也更冷一些了；此外，大而薄的雪片，在黑暗的空中鼓舞着了。

潘葛洛夫頹然地坐在地上，把身軀緊緊蹣伏着。寒風卻是無情地吹他，雪是一片一片地落在他的身上。飢餓的感覺，更是無時不使他感到難受的痛苦。

他把無神的眼望着，看見許多窗口透出來的燈光，悠揚的音樂也是一絲一絲地從空中蕩過來。他的心裏想着溫暖的火爐，和柔軟可口的麵包。立刻他想着立在街上

的路燈也許可以給他溫暖的。他勉強立起來，走到燈下去，把身軀倚着木杆。他依然是冷，依然是餓，他就坐下來了。他沒有力量再走動一步。他忽然想起了他的妻子，他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還活在世上。他想也許就在那時被殺了也說不定。他傷心極了，想他們一定不會逃出來，一定是死在無情的鎗彈下。

『我難過些什麼呢？真要是他們已經死了是幸福的。像我受這樣的苦麼，他們那裏能忍得住呢？到現在想死都沒有法子了。自殺就是真的。有那樣勇氣，也一定有阻撓呢！』

他是陷於絕對的失望之中，實在他並不願意很快離開這世界，雖然他已經受了許多折磨。就是這不能使他滿意的世界，他還是戀戀的。但是，他正踏在一條絕路之上了，誰來援助他，誰來給他真的同情風寒？是不容情地使他戰慄，可是他不能說人們都是厭惡和懼怕它的攻擊的。他就記得他自己曾經擁着妻子，坐在舒適溫暖的房裏聽

窗外的風聲而高興呢。

他追悔不該那樣倉惶地出來，以致身邊一個錢也沒有帶。現在，奢貴生活的想念是消失了，可是他殷殷地希冀着每個人應得的溫飽。

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使他高興的事，他認為是該和失了路途的航海者看見一座燈塔那樣雀躍或是久病的人遇到良醫一樣地可慶。這就是說，他記起了在他嘴裏的幾顆金質假牙。

『一顆金牙，至少總可以換來一次飽食罷？總可以的，那裏會不可以呢？』他像發狂似地低語，立刻覺得身體也有力量了，重又站起來。

於是他起始把手指探到嘴裏去，先搖一顆。被能活下去的引誘，他忍着難耐的疼痛。在實際上，還是一些也沒有動搖。

他詛咒從前施行手術的牙醫，不該安放得如此堅固。他想莫如那時去請一個平

常的醫生，現在自己就可以很容易地取下來。

第二次又動搖那顆牙了，這次他用更大的力量；可是一股再也忍不住的苦痛，使他不敢再做下去。手從嘴裏拿出來的時候，染滿了口涎，在黯淡的燈光之下，他還看見深紅色的，黏而腥的液體在用以搖動牙齒的手指上。

『啊，這是血，這是血！』

他如小孩子一樣地對於血生着無名的恐怖了。好像這是神之預示他一個大不幸的事要臨到他的頭上。他的眼角上掛着兩顆亮亮的淚珠，重又像先前一樣地坐下了。

一輛架着高大肥白的雙馬車，在這條街上出現了。從車上輝煌的燈光中他看見一個包在白色皮領中嬌豔的臉，和緊緊坐在她身旁穿着夜禮服的年青紳士。

『女人，死，馬車，夜禮服，身分，金錢，冷，同情，餓……』他像不經心地喃喃數着。

馬車在街的轉角消失了，正如他剎那興起的希望，很快地到了結局一樣。他仍然是絕望地受着飢寒的迫害，殘留在黑暗包住的牆角下。

雪片打到他的臉上了，不經意地聯想到在巴黎曾被幾個女人在他的臉上印了許多冷冰冰的吻跡。可是因爲他還沒有完全失去知覺，他知道那時和現在是迥然不同的。

什麼都是更強烈地加在他的身上了，使他更難於忍受。在黑暗中像是閃着妻的眼，那麼一雙妖冶而充滿誘惑性的眼！像是在那裏和另外一些人調情，他心中對她是完全諒解的，他想着這一定是她用手腕從危險中逃出來。可是轉眼之間，好像她的眼不是適纔那樣光亮了，全充斥着痛楚，悲傷，憂憤之光，如在受着那不顧人道的宰割。他也看見他兒子的臉，他驚訝地望着那圓潤的臉上現出初識痛苦與悲傷的樣子。在他的耳朵裏好像聽見了無力，低緩的呼聲：

「爸……救我呀……痛呀！」

潘葛洛夫的心都在抖動了，他不能再忍下去，胸中有更猛烈的火在燃燒着了。他咬緊了牙齒，可是寒冷仍然不住地使它們上下相擊。他舉起了軟弱的拳頭：

「復仇……復仇呀！」

他想着喊出來，終於不過祇在他的喉中微微響了一下而已。風雪在巡行着，他不得已把身軀縮成一團，像一個被敵人傷害的刺蝟一樣。可是他的身軀還是爲飢寒而戰抖着。

在絕望之中他忽然想起來在宇宙之中是無所謂公理的。在人與人之間，固然因爲對生存之競爭，不免各憑自己的力量去做；就是自然，也是祇能把它威嚴，在弱者毫無抵抗者的面前盡量顯露出來。

想呼號也沒有力氣了！真就是能聽得出來聲音，而這聲音也能傳達到那些溫飽

者的耳朵裏去，他們會打開他們的屋門出來麼？他們說不定以爲這種聲音擾了他們的安樂，就把門窗更闔得緊一些了。一切的事情都比他的呼號更要緊的，他們要留心聽無線電放出芝加哥著名戲院的歌曲，要靜靜地坐在爐邊讀那文人意境造成的小說，或是說着無盡的情話，閑話，無聊話……真就算是他們都被他悲苦的聲音打動，從溫暖的房子裏出來，都聚集在他的身旁；但是能否有同情仍然還是一個疑問。看見他那可憐的樣子，也許很快地又散開了罷？說不定房主要干涉他不願他就死在他的房子旁，因之給他全家一個可怕的印象。

幸好他沒有力量來做這樣的笨事，所以他還能一直在那陰森森的牆角下蹲伏着。他覺得如全身的血管都結成冰了，腦子也凍得如岩石那樣硬，胃部是收縮到胃壁都相互抵觸着了。他想把手動一下的時候也不能如願了。什麼都是冰冷而又僵硬地，他想到他真會死了，他的心裏不斷地想着：

「就要死了，唉！就要死了！」

好像他仍然住在彼得堡的爵第裏，那是一個飄着大片雪花的冬夜，他穿了一身黑色的晚禮服在一間陳設得異常華美的客廳裏。屋頂上懸着由五彩玻璃綴成如車輪一樣大的掛燈，已經是明着了。輝煌的光照着鑑人的木器。牆角上有兩座和人一樣高的義大利雲石雕像，一個是裸着的武士，一手拿了盾牌；另外的手握長矛，英武地站着。他的頭微仰着，眼凝視着前面，肯定，勇敢的精神像是能驅走眼前一切的危難。另外是一個少女的雕像，一個披散着頭髮臉上破得意悲傷兩種不同情感佔住的女像。她好像是笑，也許是哭；在她的前面有一個玉盤，裏面放着一個男人的頭顱。壁上懸着他族內光榮的祖先們的肖像，每個人的胸部都懸着許多勳章。壁爐的火熊熊地燒着，火焰如無數伸縮的血舌。他舒適地坐在綠絨的沙發裏，在等候着他高貴的朋友們降臨他星期六晚間的宴會。

僕人已經把餐檯陳列好了，就是那個對主人最恭順的僕人走過來說：

『大人，您看有什麼不合適的麼？』

他祇微微把眼撩起來，向客廳的四周掃了一下，因為發現不出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就把頭就輕輕點着，垂手侍立的僕人很能了解他的意思，就立刻退出去。

這時，他正吸一支雪茄，他靜靜地望着白色的煙向上飛散，他的心裏正在想着：

『下星期一皇家跳舞會，星期二又是外交大臣的生辰，一定又有宴會；可是列米諾夫太太要我去教她鋼琴，究竟怎麼辦呢？』

列米諾夫太太是在彼得堡以美麗風騷出名的女人。

『管那麼許多做什麼呢？到時候再說。星期三下午，蘇娜請我和她去坐冰橇，晚上她又會把我纏到她家裏，要我教她讀法文，星期六又是自己的例會。』

『啊真好，下星期居然能有兩天的閑空，那麼就可以痛痛快快到俱樂部去玩。』

他真高興極了，他認為到俱樂部去是換一換口味的意思。他更想起了近來賭博順風的手氣，他就更高興了。藏着快活心情的身軀，是不自主地站起來在鋪有厚的波斯地毯上往返地踱着。

忽然他十一歲的兒子從樓上跑下來了。那是一個很好看的孩子，流着斯拉夫族和拉丁族的混血兒。他的頭髮是漆黑的，覆到前額來；兩個眼睛是異常明亮，鼻子像是由象牙雕成的放在臉的中央。嘴唇是紅的，裏面包着兩排整潔自皙的牙齒。他會說法國話，從五歲就開始受教育。他很伶俐已經能背許多著名的詩篇。他的教育和看管的一切事，不是由他父親照料，也不是由他母親操心，因為他們都是太忙了；是由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家庭教師負責。她不祇教他讀書，告訴他應該知道的禮貌；還照料他的飲食衣着。他的名字是彼得。好像他父親希望他將來能和彼得大帝一樣。潘葛洛夫是愛他的，但是他們平常不大見面。他今天穿了一身鑲金邊的軍裝，他一面跑着一面叫：

「爸爸……」

潘葛洛夫也迎過去，很敏捷地就把他抱起來了。

「彼得，親愛的，不要這樣跑，心跳得多麼厲害呢！」他親他的臉，又把頭放在他的胸前聽着他跳動的心。

「爸，我不難受，快放我下來罷，您看這件衣服好不好？」

「好，真好，我的兒子不久就是全俄國最出色的人了！」他把他放下來，仔細地望着：

「立正！」他裝着叫操的聲音，把小手放在頭部，學着行軍禮的樣子。

他祇知道愛自己兒子的最高點就是去吻他，所以他又這樣做了。

這時他的太太也盛裝從樓上下來了。她很巧妙地用衣服和脂粉掩住了漸就衰老的痕跡。可是當她仍然很活潑地跑東跑西，自己總覺到腰腿都有些發酸，眼也有些

花。她雖然不是俄國人，到了俄國兩年之後，就講得很流利的俄國話了。在那時，潘葛洛夫尋出一條真理來，就是聰明人總是聰明的。

在十年之後，聰明人也是漸漸地笨了！

『親愛的，客人怎麼都還沒有來呢？』她用法國話問。

『總很快就要來了罷！』他冷冷地回答。

『阿依諾夫子爵今天要來麼？』

『爲什麼你總是提起他來呢？也許來也許不來！』他氣憤憤地說。雖然他自己已經不愛她，同時還深深忌始和她相近的人。

在片刻的靜默之後，僕人已經起始在門際用響亮的聲音報告來客的姓名和爵位。雖然是不十分自然，可是他們的臉上都又浮着笑容。

過度的歡快把一切都掩藏過去。他們在與高貴的友人周旋之中忘記了自己。有

頂好的酒喫，在悠揚的音樂中他們起舞了。他們喫頂考究的菜，有小牛肉，羊腿，肥雞，野鴨……而且桌上放着許多喫剩下來的麵包，美麗的檯布也染滿了酒漬。因為嘴有了閑空他們就談天，他們談賭博，談騎術，談跳舞，談不十分切當的國事，甚至有些人談到世界的時事，有的把頭湊得很近用低的聲音說着的是關於一些太太小姐們的隱事。甚至有一個人在一個人的耳邊輕輕地說：

『喂，你看，阿依諾夫子爵和潘葛洛夫太太談得起勁呢！』

隨後說者還把眼溜過去，指示給聽者那方向；於是在他們眼前分明看到在一個牆角下那個法國女人和那個以風流出名的俄國子爵在喁喁低語。可是不久他們又看見潘葛洛夫在另外一個地方對一個美貌，而聲名有些疑問的太太在談天。他們立刻感到平衡了，什麼事都像很巧妙地安排好。

忽然有人說請主人唱一曲歌，大家像瘋了似的鼓掌歡迎。他不得不離開那個女

人，謙遜地致敬，於是就請樂隊奏起夜宴之後的前引來。

歌詞是寫夜宴後淒涼的景況。那些因為宴會有了新的恩情的人，獨自享着最高的溫柔。失意的呢，坐對着殘燈亂席發生無限的感慨。他的嗓音很好，唱得很能傳神。所以一曲之終，人們的鼓掌聲繼續他的歌聲起來。

這一次他們要求的不是他的歌曲了，要他和他的太太表演一節巴黎風行的合舞。他們極力推辭，卻被人當做一種謙遜了。他們已經離開法國許多年，就是舞術也顯然不應時了。可是一般人總以為祇要到過巴黎就能成為交際界的明星，而且這明星是一直會燦爛的。他們不得已還是把他們所知道的供獻出來，請他們高貴的朋友們欣賞。在步伐周旋之中他說她太生疎了，他還說她像一隻牛；她埋怨他抱得太緊還罵他是不知事的鬼！可是他們的臉上仍然露着笑容，一切不中聽的話，是低低地在朋友們聽不到的地方說。

朋友們的掌聲又是一度響了，隨後客人們也先後地散去。好像他因為疲乏就在客廳裏的沙發上睡着了。從沒有關閉的窗口進來的寒氣，使他戰抖着醒了。

他醒了，他的眼都模糊了。太陽已經在天邊把金光散在地面上，可是他這可憐的動物更抖戰得厲害了，他的身體漸趨僵硬了。他愛這太陽。愛世上的一切事實，在他決不願意就死去；可是他沒有這力量了。他還是想叫出來，連一絲的聲音也沒有了，嘴唇都不能如意地動了。於是他什麼不再想，他知道是一步一步向另外一個世界走着。在最後的刹那他虔誠地把心依皈了上帝，求在那個世界中得到常人能有的幸福。

當着胸間尚存的微溫漸漸地消失了，他是安然地，兩眼半開着像一條老狗倒在地上了。

溺

當着水上俱樂部江北岸的碼頭因爲游客過多而沉入水中的意外發生後的第二天，報紙上就有很詳細的記載了。說是工程本就不是十分堅固，又加上星期日，人比平時多上兩三倍；纔有這慘劇之造成。落水的有一百幾十人，有三十多人是失跡了，——這就是說這三十多人大約已經葬身魚腹。雖然是從死裏逃出來的人們在岸上叫着『主啊主啊』的，也有哭着的，爲着那些還在水裏的相識者祈禱，畫着十字；可是靈魂已經逃出了的軀殼還是一具一具的浮上來，有一個四十歲的猶太女人，兩隻手

各抓了一個七八歲的兒子，孩子們也好像很怕的緊緊抱了她的手臂；但是都死了，漂起來的時候還是這樣。眼淚在每個人的眼裏轉着，有的跪下去。有一個老年男人，兩個耳朵和手指都沒有了，結了紫色領帶的，不像是個富有者的屍身也發現了。在這一段記載文字之旁，就有一張女人的照片，是一個長着長睫毛，尖下頰的女人，有兩行娟秀的字跡寫着：『給我的彼得，你的琴娜。』

這個女人對我好像有點熟識；可是我不能說出來在什麼地方見過她，或是談過一句話。終於我想到這個照片我是看到過的，而那個男人我想到一定是巴心·彼得諾維赤，一個街道歌唱求乞者。

他也在這慘劇中犧牲了生命。是我所未會想得到的。

現在我告訴你怎樣認識他，和我所知道的他這可憐人的遭遇。

在這件事情發生的前一個月，我纔到哈爾濱來，從住在這裏外國三道街的姊姊

家喫過了晚飯出來，故意繞着走炮隊街，想在散步之後回到自己的住所去。纔轉過那條街去，就看見街旁的樹下圍了一羣人，他們有的坐在低凳上，有的倚在牆下。在中間站了一個結着紫色領巾的人。我也向着那面走去，於是我看清楚了那個人。他的耳朵是沒有了。長着白而細的頭髮，他有五十歲左右，眼睛總像是在懇求着什麼，發着使人愉適的亮光。他的臉上帶着笑，可是看得出來並不是表現喜悅的笑，頗有莫可奈何的樣子。他那正在抱着三弦琴的兩隻手，每個手指上都缺去了一節。他的嘴有時在微微抽動着。

他是在那裏等候着，圍着他的一羣人大約商議着請他唱那一曲歌。有的要他唱『磚窯，』『古老的家鄉，』『紅衣的小姑娘，』一個老太太要他唱『我的情郎，』於是大家都笑起來。忽然一個聲音叫着：

『彼得，還是唱你那個「頂好的」吧。』

一大陣鼓掌和歡叫的聲音起來，有一個上年紀的人低低說：「唉，何必又要彼得傷心呢！」可是他的話好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那麼，請你們靜下一點去吧。」他用了遲緩的語調說。

他先在調弄着琴弦，等到人聲平息之後，他就起始唱起來這樣的一隻歌：

「爲追尋你，琴娜，我的鬍鬚花白了，

我是愛你，琴娜，從年青到年老；

我說我對你的心是永遠不變的，

我唱着使你厭倦了的舊調。

「明知道，我們就是再相見着，

你仍然要說：「你的樣子不是那樣好。」

可是我的癡情是深厚的，在想着，
曾經使你愉快過，忘記過煩惱。

『就許沒有一個人肯來信我，若是我
告訴他們，琴娜，我是愛過你的，
你是花樣的嬌，花一樣的好；
而我也有過好的青春的年少。』

『過去像雲煙一樣的飄渺，
誰還記取開着丁香花的春宵！
可是，我對你是忠實的，石一樣的，』

「琴娜，你該知道，你真該知道。」

他那蒼老的，微微顫動着的音調，淒迷而又悲傷地傳到每個人的心中。在最後的一句，他好像哭訴着。我看見他的眼睛裏真包滿淚了，他的頭低着，所有的人都靜默地發着呆。他擦擦額上的汗，說聲再見，緩緩地順着路向前走；聚聽的人纔也漸漸散去。

我隨了他走，遇上機會我就說：

「喂，朋友！我能認識你麼？」我就把我的名字告訴他。

他好像有一點驚訝，立定了腳，看到我，也聽到我的話，就回答我：

「可以的！我的名字是巴心·彼得諾維赤。」

他把他的手給我握着，在起初我有一點怕，後來也就不在乎地和他握着手。

「你的嗓子還是很好。」

「很好麼？不如從前了，你該信我從前我的嗓子不知比現在好過多少。人老了，聲

音也就不同。」

「倒是因爲蒼老之調是使人最喜歡的呢！」

我們一面走一面談着，我問到他的家在那裏。

「家麼，這裏都可以做我的家的。」他指着路旁地窖裏的小酒店。

「你一定是很能喝的了。」

「什麼是能喝不能喝，酒醉了，就可以忘卻許多苦痛是真的。能全在醉中消磨殘年，不是省去一切的煩難麼！在我年青的時候，我的酒量在朋友中間是出名的，後來爲了某一個原因，我一滴也不喫了。到再以後我又溺於酒；可是不如年青時覺得酒是有滋味的。」

「很不巧，我和友人已經約會好，不然，我們也去喝一次。」

「你也很能喝麼？」

『不能說是善飲，可是願意喝，願意在醉中過個無知無覺的生活。』

『年青的人，你年輕你有好前途，你應該保重你自己的身體。』他善意地和我說着，還輕輕拍着我的肩部。

『哈哈——』我苦笑着，『保重它做什麼呢，我有注定了一生的孤另！』

他也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們就默默地，一直到了七道街口，我們纔道着再見而分手。

『我在什麼地方可以看見你呢？』我又向他問。

『那祇好等機會，總之我是一個街頭人，我們不會遇不見的。』

他笑着，我也笑着；於是我們離開了。

我之所以離開相識者們幾千里之外，也是有莫奈何的苦心。每個年青人所禁受

不起的失意重重地襲擊着我，接受了朋友的勸告，於是纔到這遠藩，富於異國風味的地方來。可是能就如朋友之意，把一切都忘懷了麼？這真是難說。反倒是對她的思念更殷切了。但是，我能找着新的境界——這就是說我新近常是沉溺於美酒的。雖然我知道這嗜好對我的健康是多麼不好，尤其是一個心臟衰弱的患者；但是若能自自然然地結束了這苦悶的生活不也是一件大幸事麼！同時，在沉醉中，我可以暫時地忘去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上的人。我最喜歡喝的是放着兩片鮮檸檬的『渥得加』，酸酸的，辣辣的，有着火熱的力量，至多我總是隔一天就要到地下室酒館去醉一下的。

在高加索酒館裏我第二次看到了他，那是在五天之後。

我喝酒並不認定一個地方，我是祇要對我方便任何酒館都可以鑽進去的。這個叫着高加索的，是在一條橫街的口上，看起來是很簡陋的。光線也異常地暗，一陣陣地發着霧氣。因為是上午，沒有什麼客人，電燈也就閉着。肥胖的老板，正在把酒從大瓶倒

在小瓶子裏。

進去的時候，那個老板就放下他的工作，到我眼前來，露出所有俄國酒館老板的常態，說出許多絮聒的無謂話。我沒有理他，祇吩咐來一大杯『渥得加』，外切兩片鮮檸檬。

酒來了，於是我貪婪地呷一大口，不知什麼原因淚在眼裏滿起來。可是我放下決心，我又接着呷第二口。我用手絹擦去臉上的汗和眼睛裏的淚，一個手把我的酒杯，一個手架在桌上支了我的下頰。我漸漸地看到了牆角的桌子上伏了一個正在酣睡的酒客。他的臉正是背着我！我祇能看到花白的頭髮。我又看到那三絃琴，堆在酒杯的一旁。我就想到這也許是巴心·彼得諾維赤。我就問：

『喂，這是彼得麼？』

『誰？』那個老板正把裝好的酒舉到架上去，聽到我的話，很費力地把頭轉過來，

他不自然地笑着，好像他的頸肉過多，取這樣的姿式是覺到氣悶的。

「在街上唱歌的彼得。」

「不是他還是誰！」他把頸子又轉回去，所以他說話是暢快得多了。「纔一開門他就進來了，到現在睡得像一隻豬。你認識他麼？」

「是的。」

「也說過話？」

「是！我在五天前認識他，也談了些話。」

正在這時候，他轉動他的頭，他的嘴裏哼唧唧的。可是一不小心，把放在桌上的空杯翻到地上，這碎裂的聲音把他驚醒。

那老板的臉紅漲着跑到他那裏，申斥他，罵他，強自把他那正在揉着眼睛的手拉下來。

『不要緊，我替他賠償你吧。』我也站起來走過去說。

老板的態度立刻變了，嘴裏說沒有一定要他賠償的意思；可是我知道他是聽到我的話他的心纔鬆下來的，順着送一個現成人情。

『啊，是你！』彼得站起來，一手扶了桌邊，踉蹌地走了兩三步，『我記得我們見過
的。』

他握了我的手，猛烈地搖幾下，我們就在他的那方桌子坐下。

『把我的酒拿來，另外再倒一杯。』我吩咐着。我又向他說：『我們五天前遇到過的，在七道街分手的。』

『是，是，我想起來，你說我的嗓子好，你說你也善於飲酒。』他的酒好像已經喝得不少，因為說話的時候我聽出來他的舌頭有些不如意。

酒來了，在各人的面前陳設着。

杯。
我們都舉起杯來，各自道了相互祝福的話。他的酒量比我大，一口就減少了近半

他喝完了，用手抹着鬚鬚，眼睛望到了沾在紫色領巾上的酒漬，就從袋裏掏出一塊破舊的手絹，很經意地擦乾。我就看到了他的項間懸了一個金質的心型。

『那是紀念你的母親的麼？』我向他問。

『這個麼？』他用手指着，『不是的，是紀念着我的琴娜。』他說到那女人的名字，稍稍有一點異樣的光采在他的眼睛之中閃着。

『她死了？』

『我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說「我的」意思，是曾經有一個時候，她是我的。可是現在呢！我一點也不知道。』

他說完話，很傷心地，自己又喝了一口。低下頭去，稍停些時，他自己把那心型取下

來，打開來看着。我看見他那微頷的雙手！我看見在他眼睛裏打轉的淚，我趕忙把頭低下去。

『年青的人你可以看看我的琴娜。』他的聲音拉長着，又低又慢，像八九月的秋蟲的鳴聲。

我不得不擡起頭來，把那心型接到我的手中，我看到了一個年青女人的像。因為時日過久的關係，顏色從黑變到微黃。那女人的嘴長得頂好看，鼻子還襯合，眼睛也有神，長睫毛，祇是額部像是一點過闊。全部說起來，也很可以算是漂亮的，下面就寫着：『給我的彼得，你的琴娜。』

『她就是你歌唱中那個琴娜麼？』

『是，可是她現在並不是我的。』他憂鬱地吐了一口氣。『但是我仍然愛她，一直到我呼吸世界上最後的一口空氣。』

他說過就起始哼着一個調子，像是不經意的，並沒有唱明裏面的字句，可是我知道這就是那隻歌，他的眼淚又滿起來。是對他的同情，是傷感我自己；我也茫然地眼睛濕潤起來。

他看到我這樣子，就和我說：

『年青人，我們先乾了這一杯酒，然後我願意告訴你我們的事。』
我們舉起杯來，輕輕地擊了一下，就都一飲而盡。他於是用了遲緩，斷斷續續的語句告訴我他的事。他的聲音是粗沙的，也許因為在這時候他喝的酒過多。

『我遇見她，正是丁香開放的時節。我那時候二十一歲，她呢，大約祇有十九。我的家在依爾別茨村是第一家有錢的人，我們有廣大的田野，養着無數的馬，騾子和牛。就說獵狗和拖冰橇的狗就有六十多個。我的父親做過政府的官吏，雖然他的職位並不是十分高，可是從此就更受鄉人的敬仰。他是嚴厲的，但是很正派。現在想起來我追悔

了，如果我完全地聽他的話！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天。上帝，你保佑他的靈魂！

『春天中之一天，父親帶了我和我的兩個哥哥到離家六俄里的灰熊林去打獵，我們一共有將近二十人。我是善騎的，我的馬也跑得最快。在一個岔路上，我走錯了路，可是我並不知道，一直還是向前跑着。我的馬闖進了一個不知名的村莊，我就下了馬。同來的人一個也不見，我纔知道我是走錯了路。我的馬需要點飲料，我自己也有一點疲乏。於是我牽了馬走進去。我看見一顆大丁香樹，那下面正有一個年青的姑娘在打水。我漸漸地走過去，於是我看清楚了她那使人着迷的樣子。她是繫了紫頭巾的，赤着腳，穿淺黃布的衣裙，我好像呆了似地看着，她突然賣弄地撩起眼來，我覺得一點不自在，訥訥地說着請她給我一點水。』

「她的年紀雖然青，可是比我還大方，她特意爲我打了半桶上來。我走過去，把水倒在石槽裏，說聲謝謝的話。她並沒有走，她走過來撫摸我這匹馬。我的馬是很漂亮的，

在白色的毛上，長了梅花樣的黑斑。我站在一旁，總是在她不注意的時候，眼睛像要把她吞下似地望着她。終於我大膽地問了她的名子，她的住處，和她家裏的人。她告訴她叫琴娜，母親已經死去，父親開了一家鐵店，他們就住在那裏。她也問過了我的，聽到我告訴她的話，就顯出了一種特別神態，高興而又殷勤的樣子。她又說她的家門前也有一顆丁香樹，從這裏走進不遠就可以看到的。她問我喜歡丁香麼，我說喜歡的，她就爲我摘下一叢來，插在我的胸前。她微笑着！我呆定了似地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這時候我的父親，我的哥哥，和隨從的人們都跑進來了，看到我立刻停住了馬。父親說因爲不見了我大家多跑了許多路。我告訴他我的馬渴了，蒙這位姑娘的好意送我水，我就爲他們介紹着。父親露着不屑於理的樣子（他對於窮苦或是沒有身分的人永遠如此。）我的大哥亞力賽點過頭之後，特意地看着我和她的臉，伊萬是沒有什麼的，他正在把一叢丁香簪在馬頭上。我上了馬，說過再見的話，我們就走了。

「我父親不認為這件事是使他滿意的，他的理由是憑他的眼睛看出她不是一個好女人，而且她一定還是沒有錢的人。亞力賽暗地裏告訴我她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壞女人，因為她漂亮，有很多年輕人和她纏過，而且都上了她的當。（到後來我纔知道亞力賽就是上過她的當的一個人！）可是這有什麼用呢，她那嬌美的樣子已經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就是我知道她是魔鬼，我也情願死在她的懷中！」

「我什麼也沒有顧，在閒暇的時候我就到她所住的村莊去。她也很能唱，我就替她彈琴，倚在水旁的柳樹下。她是愛丁香香的，當丁香凋殘了的時候，她就送我一個丁香色的紫領巾。就是——就是仍然隨了我的。」

他停一停，把他的領巾指給我看，他用了那領巾擦乾在眼睛裏的淚珠。

「當我的父親知道了我和那個女人竟好起來，而且他也知道了她是一個鐵匠的女兒，又有極不好的名聲；就大大震怒了。他給我嚴厲的申斥，要我立刻和她斷絕關

係。可是這如何可能呢，她的品行和一切事我也不是不知道的；但是自從我認識了她，我自己就以爲她不是那樣的女子。暗地裏也有人說她這次不是在遊戲着了。再說我對她的愛是深摯的，就是現在能遇到她，我仍然能原諒她的一切，也還是愛她的。我知道在父親的眼前分辯和懇求都沒有用的，在心中我自己已經決定了我所應該走的路。

「什麼是我的路呢？就是和她約好了一定的時間共同逃亡。是在一個大清早，我偷了父親的兩千五百個盧布，帶了我的三絃琴。騎了馬到我們第一次相見的井旁去。我的心是既耽憂又充滿了喜悅，遠遠地就看到她那樣模糊的影子。到了眼前，我就跳下去，扶着她上馬，我也隨上去。」

「到那裏去？」我問她。

「隨着你，永遠地！」她熱情地回答，輕巧地把她的嘴唇印在我的臉上。

『我任了我的馬奔馳，到了午飯的時候，就停在一家小飯館那裏。飯後我們仍然繼續我們的路程。這樣我們一直跑出了離家五十俄里的一個村莊。那裏有通彼得堡的鐵路，我賣了那匹馬，乘火車到了彼得堡。』

『我們祇租了一間房子，因為錢的緣故，她好像一點也不在意這些。她最喜歡的事是要我和她在街上走，或是去看跳舞，看戲。她也很願意買漂亮的衣飾。對於錢這一層，我們祇知道消耗，可是不知道如何使它增加，漸漸地就要到窘困之路。那時我們在彼得堡已經住了一年。』

『我真有點着慌了，我的家對我已經沒有一點音信，而我也沒有真能幫我忙的朋友。我想起了我的三絃琴！我就自己走着去見戲園的主人。但是沒有人肯要我，甚至於很少人肯聽一聽我的藝術如何。同時我們的錢呢，眼看着就要一文無有，陷入絕境了。』

『在一天的奔走之後，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就是她悄悄地離我而去。天啊，那時候你想我是多麼難過！我看到了她留給我的短簡，我用打戰的手展開讀着。那上面寫着她離開我是爲了我的，因爲她以爲是她陷我於如此悲慘的境況。而且，她坦白地告訴我她不能過窮苦的日子。她是去找能給她舒適生活的人，可是她的心說是祇愛着我這一個人，祇記掛着我這一個人的。』

『我的神經昏亂了，我跌在地板上。在醒來的時候，仍然是一個人，冷清清地。我知道我不能再回到我的家去，我祇有飄流之一途。』

『於是我就成爲一個賣歌的人。我常時唱出了胸中的哀怨，我又成爲一個好喝酒的人。一個冬天，我在相近赤塔的地方迷了路，爲風雪所襲擊，就失去了知覺。一個好心人把我救到他的家中，那結果是——』

他把那沒有手指的手舉起來，像沒有枝葉的兩顆短樹在風中顫動着。

「我的手成了這個樣，我的耳朵，就再也沒有耳輪！這是神給我的懲罰，我對她沒有一點怨恨。三十年的奔波，我沒有得着一點她的信息。但是我不灰心，這世界還能容我活下去的，就是和她相見之後立刻死去也是甘心的。就祇有一分鐘的時候也好，看她的樣子，聽聽她的聲音；或是能有那機會把舊日的恩情再提起一點來，我就滿足了，就覺得這一生不是空空地過去。我們是快活過的，年青的人；可是現在呢，青春和歡快都飛逝了，我是一個人伴了愁苦，無着無落地……」

他的眼淚已經流出來，在他那劃着深刻縐紋的臉上，曲折地淌下來。

我又要了兩杯酒，我祝福他來日之能達到希望。

「我謝謝你，我是太老了！」

「不，不神不會使一個忠於愛情的人失望的。」

可是他是在這次意外之中死了，他的希望仍然是一個希望。

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就寫了一位有錢的皮瓦西洛太太爲慈善的原因收葬了他的屍身，在南崗大直街旁的墓地中。

後來因爲順便到那裏面去看一次，守墓的人領我到新栽的丁香樹那下面的一座墓旁。我看到那裏還遺留着乾枯了的花圈，墓前還有一座雲石的短碑。

我恭敬地脫下帽子。隨後就看到那碑文是寫了這樣的字：

『巴沁·彼得諾維赤睡在這下面，他是一個最忠實的愛人。祇有他懂得愛，知道爲愛犧牲，爲愛而受苦着。』

下面記着年月日，還有和那相片字跡相同的『琴娜』兩個字。

灰暈

我寂寞地坐在房裏，孤獨的幽思在使我自己的心成爲一片死灰；於是懶懶地拉開了抽屜，翻着幾年來的舊稿本。在一本有着淺綠色的封面的最後一頁上，我看到了這樣的對話：

「你坐在那邊生氣麼？」

「不。」

「臉也紅了，還想否認。」

『我不生氣。』

『總是騙我，有什麼事惱了你，不妨直說。』

『你罵我！』

『兇字到底配不配稱？』

『我兩人這幾天纔是兇一點也不使我痛快。』

『那麼你能不能使我願意你呢？』

『不要放下紅臉給我看！』

『對我應不應該這樣兇？』

『X，嘴這樣笑話。』

『笑給我看，X！』

這X是用以代表在這寫着的對話中間夾着的描畫着的心輪廓。在這裏，是一

種稱呼。

雖然我的筆跡和她的早就爲人認着相像，可是我自己仍然分辨得很清楚。在後面祇有她的話，我記着那時候我是用了點頭，搖頭和沉默代表了我的語言。我也記得那時我們一定是在圖書館裏談話是所不許的，纔寫到稿本的上面；但是想不到在我全然成爲一個人了的時候被發現。追想着過去的情景，清晰而遙遠的，傷痛如急流似地從心底衝出來，我的眼睛立刻蒙了一層淚。眼前的也都燦爛着，可是那是屬於別個的。我的悲傷更濃重了，我把臉埋在我自己的手裏……

女人真是莫測，在好着的時候爲一般所欽羨，也認爲是理想的，完美的；而終於還是走到女人們慣了的路上來。把我陷人如大多數的男人一樣，包在傷愁之中。

想去丟開，是像使影子消滅一樣的困難。

記得因爲是日子過得太平靜了，爲使生活逼真，有時就有小小的風波。那原因每

次都可以說是很渺小的，一直從前就沒有有一點不忠顯出來，所以引起二人間的氣憤的，全然是可有可無生活上小小的不滿。

就說上面寫出來的一節對話吧，那我也分明記得是因為她在一個休假日的下午隨了她的女友去拜訪在××大學的女友，在晚間來遲了因而惹起我的氣惱其實這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麼，我那時就以爲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在走之前她也要我到上海去看看朋友，省得一個人悶悶地在學校裏；可是我那時候祇着重在問她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五點半鐘吧。」

「我等着你喫晚飯。」

「若是過了六點鐘就一個人去喫好了。」

「我不，我要等你！」

那一天的下午我不是數着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麼？焦急着時間之遲緩，我從宿舍跑到田野中，儘是覺着已經消磨了頗長的時候，到回來看也不過二三十分鐘。像這樣地挨到了五點半鐘，也並沒有她的蹤影。胸中的忿恨，立刻濃厚地罩上來。

這也可以說是愛情上的一點點神祕，對於別人都無關的都可忍的，到了她的身上就成爲絕不能淡淡然地過去。

看到許多纔從家中回來的同學使這沉睡了一日的校舍重復活躍起來，夕陽在草地上投着黑長錯綜的影子，我是一個人地倚在圖書館的門前呆然地立着，在我眼前走過去的人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相識的人和我打着招呼，可是我的情感沒有一點變動，祇深深地沉在寂寥中。

晚飯的鐘聲，三下一停地響着。

我仍然是站在那裏，我的心突然又被她在途中發生意外的事所攪亂。

從平日和她同行的經驗上看，她是太膽小而又最容易遇上危險。每次穿過一條路的時候，她總是拉牢我的手臂，已經是最安全了，她有時還要嚇得紅漲了臉。她純然不是能窈窕地安詳地在路中間也許踏着舞步的女人，雖然她的智慧不比任何女人低。但是這一次她們能像我那樣耐性地引她過去麼？萬一她自己走着的時候撞上了危險……

我的心不能寧靜了，我追悔着不該要她去，真若是有了意外我該怎麼辦呢？

那時候對她的怨恨滅下去了！我祇盼望她能平安地回來。

看到她珊瑚的身影在月光下朝了我佇立的地方走來的時候；我的臉漸漸地又爲恨之火燒的紅紅的。我故意把頭轉到另外的方向去，果然她柔和的聲音起來了。

『依，我回來了。』

可是我呢，故意裝做了冷然的樣子，沒有說什麼話，祇把眼睛望着二院樓上的校

鐘，然後纔緩緩地向着她。

『我知道我晚了，你喫過飯沒有？』

『我還沒有。』我拖長着低低的聲音說。

『要不然也不會這樣晚，我們在那裏喫過飯纔回來的。』

『我早就知道你要喫過飯回來！』我在這句話中，充滿了抱怨的意味。

她立刻假到我的身傍。她的眼睛仍然含情地望了我。

『又是在氣着了，心，你喫過飯沒有？』

『還沒有！我是在等着你！』我提高了一點聲音說。

『快點去喫吧，餓壞了真不是事。』

其實在這時候，不是可以很自自然然地結束了這件事？但是活在粉色的日子中，人是成爲有一點放肆的了，就是有時候從這上面引起些不快來，也覺得頗有意味的。

於是我就負氣地說：

「我不要去喫。」

我的眼望了地，還是拉長了臉子。

「那爲什麼呢？」她仍是小心地問着。

「我不餓，我就不想去。」

「依，太不聽話了。餓出了毛病，就該後悔。」

「你不要管，自己死了都情願！」

「說這話麼，你不願我麼？你早已是我的了，你不願惜，我卻不要你這樣呢！」她的

聲音稍稍提高起來。

「你還情記我？若是有一點我的影子在你的心上，你就該早些回來！」

這話的確是冤屈了她，在那時候她是真愛我的，也時時惦念我的，可是我有孩子

一樣的任性，並沒有想到使她如何傷心，也順口說出了。

而她，也就顯出倔強個性來。她雖然沒有說什麼話，在臉上也顯出不好看的顏色來。

我默默地走進圖書館的門，到了樓上的閱覽室，她也隨了我，檢好了座位，把她要看的書給她，就坐在那裏一句話也不說。

可是我的心呢，是一刻都不能沉下去，我常常大大地吐着氣，或是看到窗外多星的天空。我覺得出我的臉一定還是紅着，在我面前放開的書，沒有一頁被翻過去。我知道她覺察了這情形，我也知道她有時偷偷地望着我；於是她就拿了筆在我的稿本的上面寫着嬌癡的話

對於她的個性我也很清楚，她是死也不直接承認自己的錯處。所以若是再任着我的性，也許就引起更大的不快來。

我順從她的話，勉強地笑給她。

『不，我不要這苦笑。』她低低地向我說。

我莫奈何地沉一沉，驅盡了心中的餘怒，纔自自然然地露着笑容。

她也微微地笑着低下頭去。

『到外面喫點東西去吧，心。』

我點着頭和她走出去。在校路上走着的時候，她是更有味地倚在我的身傍，我的右臂也緊緊地抱了她。

在那時候，我們是用着單純的心相愛，也不爲外物移動。有什麼想說的話，就爽直地說了；太平靜的生活，有小小的爭執來渲染。她不是很滿意麼，沒有染上城市女人的浮囂。她安詳，誠樸，我覺得使我感動最深的就是到學校來總能保持着纔來時的衣裝。對此我頗爲傲然，我的傲然不是因爲我愛上了像她那樣好看的女人，也不是因爲有

了戀愛，純然以爲是我能幸福地遇上如她那樣希有的女人。

平時雖然還沒有爲金錢犯愁，總也是在那上面很謹慎，因爲不是把遇合看成一時的衝動。所以纔故意刻苦着準備着將來生活中的煩困。不是儘有許許多多男少女，爲着難於忍受那上面的壓迫，造成單面或是雙面的悲劇。確定地說是不忠實也不盡然總是金錢佔去了大的重要的部分。

我那時候若是在大衆的面前叫出來她是一個好女人，定然沒有一個人反對的。在一個春天之中，我染了重性流行感冒。生診斷之後的下午就住到調養室去，那是一種傳染病，所以被隔絕於一間小小的病室裏，我的精神大不濟，常是昏昏地睡着，我並不能從睡眠上得到休息，我爲可怕的夢擾亂我的神經。我夢到在山谷裏突然遇見一隻大蟲，於是流了一身冷汗驚醒了。可是我還是懶懶地沒有張開眼皮，而在我那燒得熱熱的頰上像是有一方涼潤的玉石，我也覺得出細微的呼吸緩緩地睜開眼。

就看到她俯着身把臉假了我的，像小母親一樣地屏着氣息怕驚醒我。在這時候她也含羞地欲縮欲進的，紅漲着臉，她用手替代了臉來撫着我灼熱的皮膚。她輕輕問我：

「你好一些了麼？」

我點着頭，我問她何以能來看我。

「本來他們絕不許我進來，後來我說我是你的——」

「你是我的什麼呀？」

「我說我是你的 Fiancee」她說完了，趕快地低下頭去。

「怕羞了麼？[？]將來不是麼？」

她握了我的手，微微地急促地點着頭。

「把手放進去吧，省得再受了風寒。」

她把我的手送回被裏去，輕快地親了一下我的嘴，爲我弄好被，告訴我什麼都不

要想先養病。

她除開了上課或是就寢的時候離開我，其餘的時候都是伴了我。就用很簡單的食品代替了晚飯，一步也不肯多離開我。在病中，我的情感成爲暴燥的又異常脆弱的，她也就低聲下氣地不和我爭辯一句，有時候就笑着和她說：

「我真願意永遠在病中。」

「你這人真奇怪，生病多麼不舒服！」

「因爲你總是好性子的陪着我。」

「我將永遠成爲好性子的，陪伴你的終身！」

聽到這樣的話，我的眼睛淡淡地蒙了一層清淚，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話好。我沒有看見過聖經裏的 Angel，我也沒有夢見過天女，可是我的涓那時候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眼裏，是無疵的好愛人。

但是這樣的人終於是死了，爲現代文明的毒質麻木了她的靈魂，漸漸地到了僵死的地步。雖然她的軀殼還是在這世界上存在，而她那有美好氣質的靈魂是死了已近一年。這時候若是遇見她，縱然她的面容還爲人所辨識，而她的個性已經成爲奢佚驕懶的。她習於近代城市中女人的俚語，她懂得一切 Up-to-date 的娛樂，她喜歡聽像魔鬼叫嘯的 Jazz music 她的肩也能隨着節奏地搖動。就是她的臉也因爲睡眠不足，煙與酒的刺戟看得出一點點的憔悴與枯衰了。

她的沉落，是起始於她第一步踏進了社會的圈子。這社會是在握了金錢與罪惡的魔鬼的統治之下，他給你金錢，也忘不了送你罪惡。

最初她是感覺到在爲人驚訝看好容貌之外，也爲人笑着一向的樸實與嫻靜。圍着她的人呢，也是屬於年青的，有錢也有好身分的。而且他們都沒有辜負在外國幾年的時間，都懂得怎樣討女人的喜歡。於是當我懷了跳着的心在休假日從學校裏出來

去看她，就慢慢地看出一點來了。我耐性地等候了許久時候之後，看到她從辦公室出來，她已經不像從前親熱地叫着我或是說着話。就是那微笑也是很勉強的。尤其是她和我走下樓的時候，在他的同事之中，她成爲更不安的。她有時候告訴我要把衣服穿得整齊些，到現在我還不大明白『整齊』這兩個字在她說起來該如何解釋，而且她也說着不大願意我到她辦公的地方去等候。我和她說着有時候給她電話，爲那裏面的人用着粗暴的語氣回拒了；她立刻就說那是我的誤會她說他們都是紳士，不能做這些事，而我自己顯然地成爲沒有上進的小氣的一個窮酸。

在她的寓所裏，無聊地消磨着日子。她不願意出去，怕夏天的炎熱也怕冬日的寒冷，春秋天的霧和雨又成爲她所最厭惡的。我們枯寂地默坐，趣味漸漸消失，像從前使我們最興奮的關於將來生活的話，也如毒質似地在她那面不能忍耐。她反復地說着我該想一想切身的職業，應該有好位置和大進款，她還着重地說着她不是太看重了

錢，但是舒適的生活總該有。

「女人嫁了人就該求舒服的，一切空想都沒有用。戀愛是什麼，爲戀愛要去挨餓麼？」

初次聽到這樣的話，我的心在驚惕着，我也爲一個好女人起始中了社會的毒而惋惜着。那時候我好像清晰地記起來從前的話：

「到了一個錢也沒有時候呢？」

「死也愛你的，依。」

我擡起眼睛看從她的臉，而夾在手指中的紙煙冒着一個圈一個圈的煙。

說到喫煙，不是一向爲我厭惡着的麼？雖然這習慣是在她家中養成了的，也沒有深癖，自然可以免去。而爲這嗜好她用了不同的手段，想取得我的允許，到末了是什麼也不顧地起來了。這不還算是小的事情麼，她也不是沒有想把我引到近代的享樂之

中；可是從這上面證明了我的愚笨，因為她是被我爽直地回拒了。

當然這些事情都引起她的不滿，但是她不像從前肯告白的了，在一番爭論之中，她就蘊在心裏，這是在她狹隘的心中播種，任着去萌芽，任着去滋長，而無由地對於這大城市的愛好，也時常流露出來。她和我說過不祇一次：『我真愛上海，我願意住在這裏。』這不是大大地和我的志趣相反了麼？也許在女人的眼裏上海自有它的美好，在我是一點也不能明白的。

這時候能領略上海美好的男人說給她多一些美好的地方，使她神往，使她迷醉；於是在一個短短的時期中，她就到了和那麼一個男人想斷絕也不能的地步。所以能到了這情形的，也有着好機會；因為我在那時到北方來。平時有着大信任的人，現在我有了經驗，倒是常常能做出來使人一點也沒有想到的事。

三月後的再見，一眼間我就看到了已經死去靈魂的軀殼。我的悲傷使我不能自

持，我哀悼一個好女人的靈魂之死亡。

『啊，罪惡的上海！』

對於其他的留戀呢，我也不是沒有的，三年裏，一點點欣歡和一顆顆眼淚，不是都清晰地刻在腦子裏麼？但是在面對了的時候，仔細地想來追尋，那優美氣質的遺跡；已經不存在了。

我真想不到在這麼短的時期，能有這樣完全的變化。若是新相識的人見了她，就絕不能想到從前是那麼好的。

許多人爲我的事懷着不平，可是無情的女人不是張眼就有麼？還有些友人，在戀愛上忍着苦痛或將受苦痛的，都用着我的遭遇把這些事看淡了。想想這社會，想想女人的本質；不是早就該躲在一傍，如與世無染的修士麼？

於是我默然地離開她，像看着死去的愛人最後的一瞬，爲着多遺留她一點美好

的印象，我不願意再多聽她的饒舌與爭辯，事實已經如海一樣地在眼前展開。

我淒涼地上了一個人的旅程，憂傷使我的心成爲沉重的。我到遠遠的地方停下了我的腳，我不想牽念人也不願意爲人所牽念。像深秋裏落下來的葉子祇有自己記得了自己的苦辛。

在人前，我還是歡娛的，就是一個人的時候我也不多想，我總盼着我的記憶是像水一樣，劃過去之後即刻消失。可是在夢中，意境邁着自由的步，它帶我到辛酸的地方去，它給我空的慰安，有時候在空虛之中也惹着我流淚。但是最傷心的是夢後醒來，在黑茫茫的夜的手臂裏，有一絲絲椎心的刺痛。那時候我哭了，我哀悼着我所愛的人已經成爲沒有靈魂的軀殼。在月光下我看着她一針一針刺在枕面上的四句詩，從 Robert Burns 的『一朵紅的，紅的玫瑰』裏選出來的。

偶然間把舊日的遺跡看到了，想立刻關起來也沒有那力量了。我爽性任着自己

的情感去奔馳，隨着它如野馬似地帶我到任何地方去；到我覺到我的眼淚已經乾了，把沉重的頭從手裏擡起來，黃昏已經像青煙似地從四圍升起來。

我像枯萎的老人似地用着抖戰的手掩放了那舊稿本，我站到窗前望着外面灰色的天和灰色的暮景。

俘

自從從旁人的口中聽到他近來在學校裏種種事情，心是像被鐵的手掌緊握着一樣地絞痛。十年的夫妻，相依爲命的勞瘁；所得到的結果竟是這樣了。幸福像重又在海面上消逝的浪花，不會再同樣地激起來了。雖然事實還沒有被自己親眼看見，可是蓉妹先來告訴了：說他怎樣和一個女學生，很妖冶的，常常在一路談天。後來又是他的弟弟告訴着從旁人那裏聽來在團體旅行中他是如何和那個女人親暱，超乎師生，也超乎朋友。聽着這樣的報告，自己是感到一絲絲抽着心的痛。可是她還要忍耐着，像在

聽故事一樣地，做了毫不在意的樣子。祇要是剩了她一個人在房裏，她就嚶嚶地哭起來。

——哭，哭有什麼用！變了心的人抓也抓不回來的！這樣自己不保重，反更使他們高興了。

想到這裏，立刻用手絹把眼睛擦乾，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可是從知道了這樣的事情之後，自己的性情一天一天地壞下去，卻是事實。本來是對一切都得過且過的，現在是什麼都覺得不順心，也一點不能忍耐，而且對於家事，也不能像從前一樣整理得井井有條了。平素因活潑爲母親所喜的八歲的寶兒，也是在爲一點小小的過失，被她毫不容情地重重責打着。被打着的孩子張開嘴哭，她還是在一旁罵着：

「哭什麼，我連你還管不了麼？這樣小的年紀也敢不聽我的話，到你們李家十年，

是來受你們大大小小的氣麼？你也該想一想呀！就是做了你們家的用人，也該有一點恩情，好了，現在就什麼都不顧了！」

孩子聽了這樣的話，莫明其妙地睜大了含着淚的眼望着，睫毛上閃着亮瑩瑩的淚珠。

氣忿中把這話說出來，胸中有一點平和了。想到他這時還是在學校裏，除去寶兒之外，這話就祇有看了母親生氣嚇得躲在立鏡旁六歲的鹿兒聽見，對於無辜的孩子們，心中起了無限的憐愛，深深追悔着自己的不是。

——孩子還都是小得一點事也不懂，爲什麼把忿怒的樣子給他們看呢？而且他們不是使我憂煩的啊！在心裏她這樣想着。

她走過去，可是他卻退縮，像是怕她再責打。可是她說：

「寶寶不要怕吧，媽不打你了。」

她的心裏突然湧起來一種說不出的酸楚，淚在眼裏轉着，把他抱起來。看見母親這情形，孩子是茫然地又滴下兩大顆淚珠來。

雖然事情是千真萬確地知道了，可是她還沒有明顯地問過他一句。有的時候他回來得很遲了，甚至於連晚飯也都在外面吃過；在他是說着如何耽擱在朋友的家裏，她的心裏是明明白白地知道一切。她極力地忍了傷心，臉上仍然帶着笑，和往常一樣。就是不能忍耐的性情，除非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也決不在他的面前露出來。她總想着，就是逼着問他，而他也許就會說出：『是的，我有了女朋友，難道你不許麼？』或是他們已經深深愛着了，他仍然可以說：『你說的一點不錯！我愛她。你問我爲什麼，我是說不出原因地愛她！』事情若是到了這樣地步，不是連挽回的方法都沒有麼？所以她在心裏想着，如何能使他回到自己這面來，還能保持着家庭間的幸福。

有的時候想到自己還是在中學，他還沒有到外國去，在星期六的下午他是多麼

耐心地等上一個半個鐘頭，然後一齊到公園去談天或是去看影戲。現在呢，他是大學教授了，仍然有當年動人的風景，但是時光已經從她偷走了，使他驚訝的容貌，身體也漸漸胖了起來。

他說是漂亮也帶着狡滑的神氣，就祇看他那躲在眼鏡後面的眼一閃一閃地動着，就能知道他是如何工於心計的一個人。他很能說話，是可以把沒有理由說成有理由的。他們結婚的時候，他還沒有從大學畢業，畢業之後他就一個人到法國去。在法國聽說也和一個法國女人同居過，也有久住法國的計劃；後來還是那個女人把他丟了，他纔快快地回到中國來。

對於這樣的事她也沒有起過一點煩惱，可是現在他竟是在她的眼前又來了。不祇是背叛了對於妻的恩情，若是一直任他下去，更使他忽略了對於愛兒的責任。爲這件事她憂心地想着，她的兩頰看出一點削瘦來了。

做丈夫的人呢，對於駕馭人是有特殊的手腕。就說他新結交的薇枝吧，是由師生的關係一步步上來的。擔任了××系的主任，風流自賞的他，常是把本系沒有漂亮的女學生半玩笑半認真引為遺憾說着了。可是現在呢，有一個面容嬌好的女子，纔從鄉間出來，除去美貌之外就是她那天真活潑的性格，和異於都市女子而有着節儉的好習慣，也很可以使他驚訝地嘆息着。可是他能用着像引誘小孩一樣的法子把她引到自己的手掌裏。而且更在春假杭州的旅行中，很大膽地把他們的情形絲毫不隱瞞地顯給隨去的學生們看。他們常常兩個人出去散步，在走着山路的時候，她是由他扶掖着。就是當着行程中，也有好事的學生偷偷地替他們拍照。這樣的事他知道之後不但一點也不氣忿，反而很恭敬地說着致謝的話，拍照的人就不得不送他一張了。可是在春假之後，關於他們的話就很普遍地在校中流行着。甚至於有的人把他將要和他的妻離婚的計劃也散佈着了。在他呢，仍然沒有什麼在意的樣子，雖然知道妻多少一定

知道些。祇有在課堂中，因為被坐在第一排薇枝的笑容所擾，而把話說錯了的時候，他纔露出一點不安來，眼睛眨動着，臉微微紅起來，同學們含着諷刺的笑頗高地響着。立刻他加以妥當的改正，再接着演講下去。

對於妻呢，爽性地在一天下午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把夾在書裏的兩張照片給她看了。

『蓮，你看這兩張照片好不好？』他拿了照片，走到她坐着的椅前。

放下替鹿兒縫着的衣服，接過去看了。兩張照片的一張照了一男一女的背影，另外一張是年紀輕輕的女子半身像。她的心怦然地動了，可是她裝了什麼也不知道的樣子。

『這是誰呢？』她故意問。

『你還不知道麼，這就是我的新朋友薇枝啊！』

「這個人長得真好，又俊俏，又忠厚！」這是她真確的批評，沒有一點另外的作用。
「是呢，許多朋友都這樣說。」他稍稍有一點忘形，可是他立刻就知道，極力裝成鎮靜的樣子。

「這張是誰？」她指了兩個人的照片問。

「那就是我和她呀。這次春假裏照的。」

沒有一個妻看見了自己的丈夫和另外的女人留着這樣的痕跡不酸痛的，可是她極力容忍着，一點也不顯露出來，裝着毫不在意的樣子。

「她的家在上海麼？」

「沒有，她是江西人。」

「這樣年輕的女子，要到這麼遠來讀書，真是怪可憐的。那麼她在放假的日子也
不到親友家裏去麼？」

「那裏有什麼地方好去，她常是一個人，在學校裏，街上都不十分高興去的。」

「可以在放假的日子請她到我們家裏來玩好不好？」

聽到這樣的話，他覺着驚異了。像這樣的大量仁慈卻是少有的。他笑望着她的臉，可是她竟露了那麼誠懇的樣子，他的心微微地動着了。

「等着有機會再請她來吧。」

纔從學校裏回來的寶兒鹿兒，把書包掛在衣架上，跑過來喊着：

「媽，給我看！」

「小心點，不許弄壞了。」她很鄭重地囑咐着。

「這是誰，媽？」寶兒指着那個半身像問。

「那是爸爸的女朋友。」

「這個人是誰？」鹿兒指着另外一張上的男人問。

「那你還不知道，就是爸呀！」寶兒答着。

「那一個一定是媽了。」鹿兒顯着頗聰明的樣子。

「你看媽的頭髮那裏是那個樣子？」

聽了孩子們的話，又頗覺着傷心。他們的心裏是祇有媽纔可以和爸在一起，可是現在呢，分明是另外一個女人在他的心上了。

「給我吧，再看就要弄髒了！」她把像片拿回來，很仔細地放到抽屜裏。

站在一傍的他，苦笑着撫弄孩子們的頭頂。

到第二天，那個半身像已經裝在她自己裝的鏡架裏懸在壁上了。

妻平日仁厚的性情，遇到了一般女人所不能容忍的事，也是這樣漠漠然地；倒覺得是少有的了。在他的腦中常是湧起兩個不同的影子來，妻的肥胖身軀，和那個窈窕適中的薇枝。妻是老了，結婚來的困苦生活使她更顯得老些，而且還生了兩個兒子。每

次想起當年妻的風采來，就默認了是自己使她成爲今日的樣子。可是好像薇枝又向他眨着眼，她除去有值得讚賞的美麗之外，還有一點使他特別受感動的，這就是在記憶中和那個法國女人的一點相肖。最初，那個女人的力量像是大些；近來，爲了妻特殊的態度，不忍之心加重了這面的力量，又保持了平衡的均勢。

在這樣的情形中生活，他覺得是再苦也沒有了。得不到一個結束，就是這樣不即不離地，而使他終日憂煩了。

星期六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他告訴妻：

『薇枝說是到我們家裏來了。』

『真的麼？』她露了很高興的樣子。

『當然，大約在上午十點鐘左右。』他說完了話，就從書架上取下一本經濟學的書來，坐到沙發上讀着。

第二天早晨，她很早就起來了。她吩咐着女僕去買一點好菜蔬來，她自己坐了車子到街上買了一束黃玫瑰和新鮮的水菓。回來的時候看見他還在睡着，她探着他的身軀說：

『喂，還不起來呀！』

他立刻就醒了，揉着眼睛。

『有客人來還要這麼晏起來！』她柔和地，含了笑說。

他覺得一點難爲情，很快地披起衣服下牀。

她的興致很高，把桌布窗簾也換上，新的瓶花也插好了，新的繡花椅墊也放在沙發上。孩子們也都換上平時不許穿的新衣服。

天也是頗好的，夏初的爽晴，也沒有風。帶了哨子的家鴿在空中飛，噲噲地響着。什麼事情都沒有由他操勞，他自己洗過了臉，在對着鏡子修面。等到他走房裏來，

望着鮮明整齊的佈置了，他的心在這樣想着：『妻有妻的可愛！』

果然，在約定的時候她來了。穿了一件淺灰色的旗袍，質料是界乎絲織品和棉織品的。她的頭髮很長，是用了紫色的角質髮束束到後面去，嘴長得很小巧，像一個平放着的紅菱。眼睛異常地有神。在面形的通體上說，並不能算是胖的；可也並不是瘦得能看見隆起的顴骨。

一聽到電鈴響着的時候，他就親自走去，女僕已經把門打開了。

『啊，薇枝，你來了！』他急着走過去。『這地方難找麼？』

『一點也不，下電車走幾步不就是了麼。』她笑着，露出兩排白白的牙齒。

『快請進來坐吧。』

他在前面引着路，妻和孩子們已經站在房門那裏等着了。妻的臉上露着笑容，孩子們也是很高興地又想向前又想退縮的樣子。

「這位就是劉女士——我的太太」他介紹着。

「李太太，您好呀，」她很恭敬地行過禮。

稍露了一點倉皇的妻，在急着答禮了。

「到房裏去坐吧，外面的太陽這樣厲害。」

妻這樣說着，大家走進房去。

看到本人之後，更覺得她不是近代澆薄妖媚的女人。妻的眼中所看到的是她的活潑，天真。妻對她真心的歡快，是很容易看得出了。孩子們也都「姑姑，姑姑」地叫着。她也是頗耐煩地哄着他們笑。

那天他們吃過午飯之後，大家就一齊到×園去。正是春盡夏初，游園是再好也沒有的。妻的意思是想到清靜的地方坐一坐，兩個孩子卻牽了她的手急着要划船去。孩子們在生人面前有一點任性了。終於薇枝也說着就先去坐船。

坐了船是薇枝和他划着槳，妻覺着很抱歉，說是祇要他一個人就可以。可是她說住在鄉間常是一個人搖着船的。看樣子，真的比他還來得熟習些。

做丈夫的人也有高於平常人的聰明，他永遠不使談話祇關於兩個人的。就是學校的功課，也一句不談起。

到五點鐘，他們纔出來。就在門口，薇枝說過道謝的話，告別了，一直回到學校去。

妻雖然知道自己和那個女人立在敵對的地位，可是身受的痛苦還不如想像的那樣厲害。本來是兩個人的，現在她卻加了進來？將來的變化，更是非常難於料到。看見那樣溫和、儉樸的人，心中真也有無限的愛慕。坐在房裏空想的時候，想到真要是死了之後，卻一定要他和她結婚的事。

——爲什麼想到死麼？她自己又想着。孩子們還要我照料成人；而且我自己不是對於生仍然是很感興趣的麼？

常常卻還催促着他請她到家裏來玩，天黑了，九點鐘的時候，這時叫了一部汽車把她送回學校去。學校是在離市二十里左右的鄉間，單身的女子是有不少不便的，他也請了妻和孩子們大家一路送她去。妻也常故意說懶去的話，或是推托說不舒適；最初他總是極力慫恿着，也有的時候就留她住在他們的家中。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就要一個人睡到另外的房裏去，妻和她睡在一張牀上。

到了已經就睡的時候，她還是和妻很高興地談着。她說着她在沒有下生之前父親就死去了，是完全在母親的撫養中長大起來長到十二歲，母親也死了。雖然在這樣不佳的遭遇，因為還有一點財產留下來，她和一個十六歲的哥哥仍是很安然地生活着。到她十六歲的時候，嫂嫂來到他們的中間，於是平靜的日子就不再有。她最大的主張就是要停止她求學，在哥哥面前說了不少挑撥是非的話。兄妹間的感情，就一天壞了去。終於，把那一點資產分開，各人過各人的生活去。她就在十七歲那一年隻身

到上海來讀書。

『——一直六年了，我沒有回過家去！』她黯然地說。『不！我是沒有家的。我的父親母親死了，哥哥還不如路人；我那裏還有什麼家呢？最初，也是頗不能耐的，常常自己流下淚來。可是這樣的生活無時無刻不在磨煉我，把從前脆弱的情感也沒有了。不過有的時候自己是一個人，自然會惹起心中的憂傷。可是，已經六年了！』她的眼有一點紅潤起來。『在這六年之中沒有一個人真的來憐愛我。不知什麼機緣能遇到你們，得到如此的愛護，心中不知要如何感激了。』

聽着別人敘述自己飄零身世，妻也頗被感動，這樣，妻說着安慰的話，使她那激起的心情再平復下去。

從前妻自己常想到的是加進一個陌生女人來生活該是如何不安，可是事實並不如那樣可怕。從大致上看起來，她所應有的幸福絲毫也沒有受剝奪。可是一想起他

那樣的人，若是不在自己眼前，也是這樣麼？在學校中，他們的親暱不知是如何憂鬱？又像火焰樣在胸中伸吐。有時候也想到祇有死去是最好的方法。想到孩子們不還是需要着她麼？在這情形中死了，不過給他們許多便利。死之猶惡淒慘的影子使她怕起來，於是，想活着的意志又堅決了。

一天，還沒有到吃午飯的時候，他忽然匆匆地回到家裏來。夏日的炎熱，汗在他的臉上淌下來。

『怎麼，這時候回來了？』她懷了驚訝的語氣。

『薇枝病了！』他氣促地回答，從衣袋裏掏出手巾來擦汗；可是因為不能寧靜的原因，擦過之後汗還是流下來。

『她病了！』妻也露了不安的樣子。『你怎麼會知道呢？』

『啊——啊，她在課堂上昏過去。』

「她還在學校裏麼？」

「不，送到寶隆去了。」

「她是什麼病呢？」

「我還不知道，我想——」

「我到醫院去看一下罷，你呢？」

「我要回到學校去，下午還有課。」他的心不是那樣緊張了，暗暗地感激着好心的妻。

妻已經把衣服換好，把女僕叫來吩咐幾句，就一直到了醫院去。

洋車在掩了一扇鐵門的建築前停下來，她付過車錢，走到裏面去。先到問詢處，辦事員告訴她×女士住在二等病房十六號。

由一個僕役把她引到二等病房去，纔拉開門，一個穿了素裳的看護婦就向她問：

「您來看誰呀？」

「我看十六號的劉女士。」她用手巾擦着鼻尖上的汗。

「啊，就是剛纔搬進來的？」

「是。」

「醫生說過了，病人的神智纔恢復一點，還不許見客人。」

「那怎麼行呢！」她露了焦急的樣子。

「醫生這樣說過！我們也沒有法子！」看護婦的臉上露着她們共有的凜然。

「你知道我是她的——她的姊姊，纔聽見她在學校裏生病就趕得來的，無論如

何千萬請你通融一下罷。」

「您知道，這並不是我們的事，我看您還是稍爲等一下再來。」

「這麼遠從××路來，再回去一趟，那麼貴院又該多一位病人了。」她也有點忿

然，雖然明明知道自己沒有正當理由。

『請您在這兒候一會兒也好，說不定醫生再來一次，就能允許探視。』

看護婦說完，翩然地走了。她自己祇好走到客廳裏去，坐在一張橡木的搖椅中。

在這客廳裏，除去她還有四個人，一個是病足的人，坐在自旋車上，在報架旁翻看本日的報紙。還有坐在沙發上的一位老太太，很愁苦的樣子，低着頭，嘴裏喃喃地像是在唸經。她身後站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好奇地望來望去。再有就是一個學生樣子的年輕人，露着焦燥的神氣踱來踱去。

一刻鐘之後，另外的一個看護婦來向她問：

『您是來探望十六號的病人麼？』

『是的，』她站起來。

『現在可以去了，不過最好要請病人少說話。』

「知道了，謝謝你。」

她走到病房的門前，輕輕扣了兩下，走進去，看見薇枝正仰臥在牀上。她的臉是蒼白的，眼睛很無神。她在心裏低低地叫着：「可憐的孩子！」

「薇枝，好一些了麼？」她問着。

睡在牀上的病人，辨出是她的聲音了，把頭微微轉過來。

「您來了，這麼熱天，累您跑這樣遠！」

在病中的人，看見熟人來探望，被感動得兩顆淚掛在眼角上。薇枝談話的聲音也是異常柔弱。

「醫生說是什麼病呢？」

「因為平時身體不大好，腦子又衰弱，再由於不佳的氣候；所以引出這病象來。真討厭，學校的大考就要來了！」

『既然病了，當然要安下心去養病，好了補考也不遲。』她說着安慰的話。『你要吃開水麼？』

『我不要，謝謝！』

『不要說謝罷，我是把你看做自己的妹妹了。』說這樣的話，心在微顫着。她告訴着怎樣進到病房來的時候，是用了姊妹關係，而且自己又是怎樣想着能有一個像她這樣的妹妹。

『啊，我的親姊姊！』薇枝用着微沙的聲音叫着，臉上露着從心底浮起的喜悅。

在她的病中，妻一直很耐心地伏侍着。從病院中出來，又住到他們的家裏。病人固然是消瘦了，妻也看得出比從前清癯些。但是她們中間的感情卻一天天更融洽了。他們叫着枝妹，一切真就像自己的妹妹一樣。

一天的下午，吃過了晚飯，薇枝還坐在院裏藤椅上和孩子們講故事，夕陽戀戀地

照在屋頂上。妻正站在那裏從窗紗中望出去，忽然在沙發上看書的他，走到她身後，把她緊緊抱住。

「你看，枝妹已經太好了！」他低低地說。

像這樣熱情的擁抱是許多時沒有了，她的臉不自主地紅了起來。

「你這人，孩子們看見還成甚麼！」

她笑着，露了傷促而滿足的樣子。

沉

從溫暖的房子出來，把臉掩在皮的衣領之中，輕快地踏着積雪，用嘴唇噓着最流行的調子，匆匆地低了頭走着，聽到淒楚的哀吟從道旁那些跪着的或是蹣跚着的仍然穿了不完整的衣服抖戰着的求乞者的嘴裏哼出來；他微微地感到一點不爽快了。這使他覺得不舒服，也不盡然是同情，還感到些冬之夜的街景爲他們所黯淡。但是在商店裏 Show Case 之中射出來的燈光，被白的雪反映成更強烈的，像是把他們的臉顯得更蒼白，也有着像從地獄裏纔爬出來污穢的臉相；可是同樣地在他們的眼睛中

射出該憐憫的光來。他們有的沒有眼睛，沒有手或是沒有腳，有的是還在有黃金的人所特有的孩童的黃金時代之中。他們在哭，他們在號叫，他們沒有一個人能確定自己可以活到什麼時候，這些情況當他稍稍觀察到之後，他的心在打着一個冷戰，也停止了噓着的快活的調子，他呆然地站在那裏。

他在想着這也不是盡然沒有關係的事。

在思量着的時候，就成爲在街上走着的人的障礙了。文雅的是走過去回頭來望，有的竟然衝到他的身軀；可是他仍然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

寒冷的空氣中，也從女人的身上飄出香的氣味來，她們用着窈窕好看的姿式假在啣了雪茄煙的紳士懷中或是獨自走着，飛馳過去的雪橇上遺留下細碎的笑聲。一個枯瘦的孩子正在哀痛地『媽啊媽啊』地哭着，馬迭爾舞場的門正巧爲一個人拉開，那狂歡的，淫逸的音樂就鑽出來。

去從裏在厚的皮衣之內的人尋找真心在笑着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把手在衣袋內摸着，但是他找不到零碎的錢；於是他也莫可奈何地走着，心中稍稍輕鬆些。

——出來零錢不該不有的，這次我忘記了，若是給他們這些呢……

他的手觸到十分和二十分的紙票。

——我不是沒有錢的，這多麼爲什麼呢？去給舞場的侍役，去化在無謂的消耗上，這不都算是一個小數目？

他走着向回的路，他給了每個求乞者一張。他的心更能平靜些下去，他繼續着他的路。

好興致已經消下去了，他默默地走着，縈繞在他腦中的，是那些可憐人的臉。

他想着那些孩子們，生下來就在街頭上，過着夏天和冬天，在狂雨和雪裏睡覺，有

的就不知道他們的父母，就是一點飽暖的欲望，最容易滿足的也不能得着。看到了和自己年歲彷彿的穿了毛絨的衣裳，心中的羨慕祇能在睡着的時候織着好夢；是無辜，是最該憐憫的。那老年人在年輕的時候是憑了力氣來維持生活的，到人生不可避免的衰老襲來，也就流在街上，用着可憐的聲音，求着好心人的施與。就是壯年人，雖然有的有惡根性，惡嗜好，不也多半是因為沒有他們的機緣，社會不容納他們呢？這也是能引起他的同情。祇有他看到了那些抽着紙煙的，儘是如何可憐相，也引不起他的憐憫來。惡嗜好是可以暫時抵禦一點飢寒的，而吸着煙的人，他以為是求消遣者。

對於最後的這一種求乞者他甚至於有些恨着了。

旁的人把他這主張認為偏見的時候，他就能說出他的原因來，他以為像這樣求人施與的人該從這世界上消滅下去。

說到他自己，也將成爲時代中的沒落鬼。他雖然還年輕，可是並不爲年輕的人所

喜，也不爲年老的人所讚賞。他有着不爲人喜的直性子，全然地依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他已經是沒有人牽念，也不記掛着旁人，他突然地在這逍蕩的城市中獨自生存。受雇於一個學校裏，化用着憑自己小小的一點能力所得來的報酬。

長到廿六歲的人，值得悲傷的事也儘有多少，他習於先前所厭恨的跳舞，喝酒，一點也不吝惜地把錢送給這世上最要錢的人；用眼前病態的歡愉，使自己沒有空閑的時候。

但是當着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夜是靜靜地……

他走到近九道街的時候，就聽到那大的播音器仍然在叫着，儘是出類柔靡的獨奏，也失去它的特色了，以愛好音樂而出名的俄國人，還是如常地排在街旁諦聽着。他們坐在長椅上，或是倚着店前的欄杆。他走近的時候，音樂已經停止，有着粗濁的聲音報告着氣候的變化還在介紹着秦家崗的××舞場晚間十時起始的新節目。

「那麼去不也好麼？」他向着自己說。

看看腕上的表，也不過是八點三刻，他就跳上了街上跑着的營業汽車，一時間，像爲追求着新的快樂而欣悅着。

在軍官街的路口，他付過車錢下去，在樓頂上用着 Neon Light 排好舞場的字，含了重大的誘惑性像在向 he 眨着眼。他匆匆地走上滑的石階，拉開沉重的門，雜和着銅樂與肉的氣息撲到他的臉上來。

這時候，是笑着的穿了制服的侍役的臉，迎了他站着。他把衣帽交給他，獨自如幽靈一樣的踏着熟識的路到舞廳去。

他完完全全地浸沉於新的環境之中了。他喝着墨斯卡甜酒，他抱了舞女飛一樣地打着旋，他常是把她們轉得昏天黑地的由他扶着她們到座位上去。有時候就不去管，任着她們半撒嬌地堆到地板上，然後他纔扶起來，全不管她們如何咒着他，或是那

含情的抱怨。他也能說着笑話，於是他那半瘋狂的笑，和那亮光光的大喇叭口裏出來的聲音相呼應。他有時心中想着，除去仍然是窮漢子，其他已經走上「現代」的路了。突然間他又成爲旁觀者，在四次音樂的起落中他祇坐在那裏，呆呆地不知爲那一種思想佔據住了的樣子。混血種的蘇菲娜，悄悄地從他身後蒙了他的眼睛。他很容易就覺出來這是女人的手。他在問着：

「誰呀？」

「猜猜看吧！」

「娜妮特，不是麼？瑪索亞也不是？」他自語着。「那麼是麗大，那個小妖精？」

「還不是？我真不知道你該是哪一個鬼！」

「我罵你就不高興了，爲什麼你來捉弄我呢？告訴我一個字吧！」

「我是蘇——」

「我知道了，是蘇達？」

她真的有點氣了，翩然地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而他因為驟然間，還不能看清楚是誰。

「啊，蘇菲娜，我沒有想到是你。」他含了歉意地，向着微微把嘴唇翹起一點來的
女人說着。

「我知道你就沒有在心裏有我？」

「啊啊，那裏的話，小乖乖，喝點酒吧，外面很涼，是不是？」

他說着，把酒倒滿杯子，送了過去。

「喝吧，我的小寶貝，我的女王！」

她一面喝着酒，一面還是喃喃地抱怨着。

『來吧，跳一回 Waltz 吧，你知道麼，因為等待你，我四次都沒有跳。』

蘇菲娜笑了，她很快地站起來，投在他的懷中。他的心中想着：女人總該是要哄哄的。

在悠曼的音樂聲音之中，她問着他何以前些天沒有來，她說很想他，她還問他爲什麼不到她的住處去，她又把住址告訴他一次：國慶街八十七號，房子三號。

他回答的時候是裝成了誠意的說這幾天沒有得閑暇，還騙說着到她的住處去過一次，因爲記錯了號數又回來。這一次麼，有時間定然去看她。但是他的心中卻如此想着：『不到這裏來自然是沒有錢，還能有什麼另外的理由麼？不是因爲窮，纔失去了心中所愛的女人，而使自己深深地感到悲傷的像你們這樣的女人，沒有錢該更不成了！可是——』他的心中轉念着：『還是這樣的女人容易對付，因爲她們說是要錢的，像其他的，裝成忸怩的樣子，使男人摸不清她們，用好聽的名詞說出她們的心願，稍有一點呆笨的人，就不能明白她們，這不就該使傻男人陷在一個人扮演的悲劇之中

麼？」

「啊呀，李，你的腳剛剛落在我的腳上！」她像小白鼠尖而小地叫着。

「真對不起你，蘇菲娜！還在痛麼？」他很溫存似地安慰着。

「不十分重，沒有什麼，可是你像在想着什麼？」她把眼睛擦起來說。

「我沒有什麼事情想。」他把頭微微低下來朝她望着。

「你的眼睛纔看下來，你在哄着我——」

「那裏，到這裏來吧！」

他敏捷地把她帶到方柱的後面，靈巧地親一下她的嘴。這時候音樂已經停了。

她像微微含羞地和他並着走到座位上去，偶然間他看見她那塗滿了鉛粉的臉，引他想起來那些哭號着的，在冰雪中街上的；他突然地感到心上的責罰，急劇地站起來，一句話也沒有說，就匆匆地走出去。

他纔把外衣從侍役的手中接過來，蘇菲娜就氣喘着跑到他的眼前。

『你就去了麼？』她半傷情地問着。

『我想回去。』他說着，已經把大衣穿好。

『縱然不再多和我談一些時，也不和我說再見。』

『那，那我太對不起你，我忘記了。』他付過了侍役的賞錢，纔把錢放進衣袋裏去，就又想到她，重又抓出兩張十元的鈔票，塞到她的手裏去。

在他意想之外的，是她搖着頭氣憤地把錢丟在地板上，還和他說：

『我不是爲了錢纔追出你來的，認清了吧，公然的侮辱我可受不了！』

她說完了就跑回去，可是他呢，一點也不驚訝，把侍役已經爲他拾起來的鈔票放回去，就悠然地走出門。

天上的寒星，凍得像要掉下來似的。他仍然是用皮領掩了臉，向着大直街獨自

了着。

驟然地他又聽見那悽慘的聲音，從一個黑暗的牆角下發出來。他走過去看到了在抖動着的一堆乾草。

『裏面有人麼？』他停下來問着。

『是啊，老爺我實在沒有店錢，祇能在這兒挨一夜，您高高手讓我把！』

無疑的這是衰老者的聲音，把他錯認爲是來干涉他的。

『我是過路人，我問問你，這裏也能睡得着？』

『唉，到底風還小一點，有什麼法子呢！』

牙齒擊打着雜在呻吟嘆氣之中。在草裏露出來的臉，祇能看出來是有白鬍鬚的一個人，到了如此的情形，過着這樣的日子……

他的心深深地包在同情的憂傷之中，他掏出一張鈔票來，送過去說：

「拿去吧，這就可以使你得着溫暖的住所，天這麼冷，喝點白酒也好的。」

「謝謝您，老爺！」從草裏伸出一隻乾枯的手來，把那張鈔票接過去。

「我扶你起來吧！」

「那太不敢當，老爺！」

老人像風裏的一片葉子站起來了，發着抖。

「你到那裏去呢？」

「那個街角就是一個小店。」

他站在那裏，望着他緩緩地走，到那短小的背影已經盡然消失在黑暗之中，他纔轉過身來，懷着頗得意的心情，繼續着他自己的路。

在他的嘴角浮上來快慰的笑，他戲弄着女人，給她所最不願的難堪；他更沾沾於肯真的在實質上扶助衰老而貧窮的人。

——有什麼該自喜的，幫助無告的人不是分內的事麼？有這麼一點小小的施與就要這樣記在心裏，不成爲『小人之量』了麼？像這樣是全然成爲一種恥辱的啊！

於是他的心又平靜下去了，沒有喜悅也沒有憤怒，他的嘴在哼着：

『——落寞人的心啊，

秋雨裏的葉子！』

回到住所去，將近十二點了。他轉着門鈴，隔了一二分鐘，纔聽見門裏面有漸近的脚步聲音。是那個猶太籍的使女爲他開了門，嘴裏絮絮地不知在說些什麼。看樣子她是纔從睡夢中起來，自然是很不高興的。

『給你吧，費妮，留着買點口紅。』

他玩笑地掏出一張鈔票來，一元的，送給她。

她立刻笑了，她問他外面冷不冷，她還問他用不用開水，她說她自己特意爲他留

起來的。

他謝着她的好意，逕直地走進他的臥室。

脫去了外衣和帽子，他像是緊緊地爲疲乏包住；他把自己的身子投在沙發裏，閉攏了眼；可是睡意又遠遠地飛去。不經意地把眼睛又望到牆上懸着的素淡的女人的肖像，立刻引起他的憂傷和一點點的煩惱，他沒有力量就把眼睛離開去，心裏在默許着：『祇再看一分鐘吧。』

但是，怎樣去隔絕如磁鐵一樣的吸引呢？突然間，感到了驚惕地想到錢，他把塞在衣袋裏的鈔票都掏出來。

他查點着，記得放在一處被女人丟到地板上的兩張十元的，是祇有一張了。另外的湊起來，算起來又不足本月的用度。

黃金色『錢』的光輝，刺着他低過頭，獨自走開；而現在又起始顯露它的威嚴了。

但是在這一層上，他已經認識它，他像是曾經到過北極的人，對於吹吹風雪是沒有什麼畏懼的。

——不是還能活到明天麼？就到明天再說吧！

他的心中如此想着，就輕鬆下去。他看看時候，知道應該去睡了！就是沒有睡意，也要躺到牀上去。

他解去了領帶，正在解着 *Waistcoat* 的第二個鈕扣，猛然想起來那失迷的紙幣，定然是給了那個貧窮老人。爲這件事他有一點懊悔，恨着爲什麼那時如此粗心。

以爲是太多了麼？維持着一個人的生活，最多也就是一個月而已。既然是付與了，就是那個老人還在他的面前，也不能再要回來的。若是那樣做，『好心』立刻可以煙消；在老人的心中不止沒有感激，甚至可以懷恨着，雖然他能毫不吝惜地給一張一元的。

於是他的心又平靜下去，做過的事情就任之去吧！

偶然在睡到牀上去的時候，重看到她的畫像，他的心又起了紛擾。抱了大決心似地自己想著：

『不再去看她，也不再去想她！』

他很快地熄了燈，那美好的女人的臉，頓時沒有了，那祇是不辨一物的黑暗。

他舒適地仰臥在牀上喘了一口氣，精神反覺得更爲煥然了。漸漸地那個女人的臉形又顯出來，在他一個人的心境上，相背而又生動地。她那圓潤的，眼角上有一點痣的，長着黃毛的臉像是殷切地望了他，有着愁苦的神態。

——爲什麼呢，你你該有好幸福的，你該是愉快的；你該不知道在這世界上有憂愁。你不是已經得到好生活了麼，你不是把好生活看成比生命還要重大你成功了，你該笑，你該大聲地笑，大聲地嚷着，『我是得到幸福的人！』

——你是看到我纔裝成了這樣子麼？那很可以不必的，像這樣的同情還是不需要。留着你的精力去在那個人的眼前撒嬌去吧，我是一無所有的，我將成爲一個窮，窮得什麼都沒有的人！

——你是來訴說你的生活不好麼？但是比起我這苦日子來總好得太多了！在我的境况之下，我知道任何一個女人都不能安之的。女人所企望的我都缺乏，你能毅然地離開我對你正是好的。去吧，不要再使我的心動搖着。

——不要來吧，我一點不想念你，我從來不會想念過你！

祇是在心中思忖着，到後來竟然地大聲叫出來了。他的眼睛裝滿了淚，癢癢地順着眼角流到枕上去。而他也像聽到了哀苦的哭泣，是想從好心人那裏得到施與的。於是那窮苦的臉又清晰地顯出來，他們是想從同情心上得一點錢。

——雖然我窮，我不能供給我所愛的女人；但是你們的需要，我尚能給你們滿足，

你們不是祇求一日的溫飽麼？在我個人的分上我可以不費力地拿出來。說吧，要多少就說吧！

他興奮着，他的腦子像被早潮激蕩着。他意識到孤然地立在這社會之上，沒有可信賴的，也沒有能了解他的，淪落成爲街頭人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到那時候，社會就更可以堅定了對他早有的印象，在人們嘴間說着，批評着。該成爲累贅一樣的附於這現社會了。要他全然自己說出來：『我是敗北了』麼？他還願意拿生命去拚的。他的悲哀是祇能蘊在心中的，沒有可告白的，更不能像求乞者大聲地哭號。

女人的眼睛呢，是比黃金更有光輝地在他眼前閃耀。

他獨自笑起來了，好像世界上的人都展列在他的面前，他把這無止無休的冷笑給他們所有的人看。（也許他的嘴角又向左拉動着，做出爲一個女人所最不喜的樣子。）

立刻，他丟開一切在他腦子裏打着轉的，側過身去，就把心成爲止水一樣沈靜。

『明天再來吧，無論是使我喜悅或是使我憂傷的，都明天再來吧！』

他把這許許多多紛雜的事，放到邁着大步的『明天』的肩上。

冷靜靜的夜中，壁鐘孤獨而淒然地，響了沒有回音的一下。

教授

終於從那濕膩膩充滿了水氣的寒空中傳來下午五時退課的鐘聲，立刻他像一匹在長途奔馳之後卸了鞍轡的馬。他的心輕鬆了，眼睛又恢復了原有的光輝，可是一連三小時的講授，不是在一點小小的興奮之中可以忘卻了的；酸痛的腰，額際的汗；學生們都無精打采地站起來。靜靜走出去，好像沉下心去聽過他一小時的講授之後，那熱烈的求知慾，沒有得到一點滿足似的。他站在講臺上，臉不自然地笑着，先用力拍下去落在身上的粉屑，然後一手從衣袋裏取出一方手絹去擦汗，一手理清堆在講

臺上的筆記，參考書，塞到那破舊的皮包去。在這個時候兩三個懷着疑難的學生走過來了。那個戴着闊邊眼鏡，瘦長長的，常是把許多難於解答的問題提出來的學生又來了，他打了一個寒戰，心不自主地怦怦跳着，他不能說不許他們來問，他祇能把那笑容做成更不自然，像是很歡迎他們來談，實質卻是請他們發一點慈悲。

『先生，對於今天的課程有點不大十分清楚呢。』

他聽得出來這是那個人的調子，幾乎每次課後總是他，在疑問中懷了不少譏諷的態度。

『有什麼不明瞭的地方我很願意和諸位討論。』他一手扶在皮包的上面，很謙遜地說，特意把『討論』兩個字着重着。

問題是分明就要擺到眼前了，遇到那個機警的人，十分鐘，二十分鐘也許不能弄完，從這離市二十多里的學校，回到家去，就是有公共汽車也要幾十分鐘吧。想起太太

昨晚告訴的話，說是今天六點鐘等他在家里喫晚飯，心裏有些慌了。對太太一向的忠實，順從，怕因為這意外的枝節而破了她的信心。立刻，一絲絲的憂鬱從他臉上不安的樣子看出來了。

「就是今天講到的法國重商主義——」

「唔，唔，重商主義麼？」

「是的。」

「他們最主要的主張就是要本國的國際貿易在出超的地位呢，而且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對於入口貨徵收很重的關稅，禁金出口……這就是所謂的拜金主義。」

「關於這些，先生已經講過了，我是很想知道這種學說的時代背景，更想仔細考察一下。」

「這個麼，唔，我可以告訴你——」

他又把皮包打開來，取出筆記；可是在他腦裏怎記得對於重商主義的認識不過是這樣而已。

『這樣的主義現在完全是不能應用了，因為出超不一定是一個好現象……』他說着無關緊要的話一頁一頁把紙本翻來翻去。他也知道不會尋出什麼材料來，背上好像滲出汗來了，癢癢地像一隻隻針尖輕刺着。

『是啊，一個主義總要有相當背景的，重商主義的是什麼呢？』他自己想着。

他可以隨便說一下，可是以往的經驗警告他，說這是一個危險的事，怕日後學生們的反駁，另外的經驗又引着他說這樣的話：

『這一次材料不大齊全，等下次詳細參考一下，再告訴諸位吧。還有什麼問題呢？』他把眼擡起來，順序地望着三個人的臉，他們的不滿，鄙視，是很顯然地看出來了。他們也都把眼擡起來望着他，沒有一個人說話，目光卻不容情地刺着他，他覺得慚愧。

追悔自己不該沒有充分的準備。他們都走了，他重又收好皮包，走出課堂，在細雨中匆匆地走。

他像中國大部分的教授一樣，是曾經到過外國的。自然，到過外國的人就可以算是非凡的人，在各方面是都可操勝算的。甚至於呼吸慣了外國的空氣，住到中國，呼吸上也感到不適。他是如其他的人一樣，在外國住了六年之後，懷了對祖國深切的思念回來。熱烈的情緒，是在第一步踏到祖國國土之後漸漸地降低了。這絕不是在異土夢中祖國的江山，那樣柔美雍穆的景地，不祇在他希冀中未曾如願地更好起來，反而更呈了不可收拾的樣子。所有的事都是腐舊陳敗，個人方面和政府方面是一樣的。由不滿而生出的憤慨，在胸中震蕩着；可是最後他祇能嘆息了，這歎息祇像秋天裏一片枯了的葉子落下來，是不會被人注意或是有什麼影響的。末了呢，因為對於特異環境之順從，要說的話沒有了，歎息沒有了，默默地做一個平平常常的人。

就是，無論如何，生活之不快總是顯然的。教授在一般人的眼中是高貴的。可是祇有做教授的人纔能知道真正的苦味。像他，每次走上講臺更如一個罪犯走上法庭而受公衆裁判一樣。許許多多的眼睛在釘着他，都想從他身上尋出可攻擊可詰問的地方。追悔真也來不及了，沒有肯死下心去求得特長的學識，祇有臉成了灰白色，嘴唇微微發顫，不自然地像一個木偶人。

可是在一切不快意之中的最快意的一件事，就是他有了一位漂亮活潑的太太。他自己是三十開外的人了，身材是比平常人還要短些，臉不大，瘦瘦的，黃黃的，還襯着一付八角形的眼鏡。學者與眼鏡好像和偉人與鬍鬚有同樣深切的關係。戴了眼鏡的教授真就像是很莊重，飽學太太呢，是祇有二十歲的女人，嬌小，靦盈，會說一切使男人興奮而快活的話。用一般人的眼光來推測他們結合的原因，是不會尋出什麼的事實。上他們維持着夫妻的關係已經兩年，而且曾經爲和他結婚，她丟去了一個男子，和她

很相愛過的。她的心中是存了沒有到外國就是沒有出息，因之對於她的將來也就不
能給舒適的生活。雖然是意外的收獲，他頗知道自己對她殷切之需要在無味，使人疲
倦的工作之後，祇有她能給他連心也舒適的安慰。每次從學校回來，女僕把門開了，他
就站在小天井裏，頭仰着叫一聲：「Darling！」雖然他的聲音因為幾小時講授之後有
些失潤，或是從電車站走回家來，未免太快一些，呼吸不大十分平勻；可是在這聲音之
中可以聽得出他是用了所有餘剩的力量與溫存，身體是疲困了，心也厭倦了，像一個
餓極了的孩子跑到母親的眼前叫一聲：「媽！我要喫東西！」那時候就該有一個像小
花貓那樣嬌嫩的聲音叫着：「Darling……」隨着從窗口就望得見黑短髮，紅嘴唇，桃
色雙頰的臉，淺笑和腮上的深渦像小老鼠似的從心裏冒上來在臉上打滾。教授的精
神立刻振作起來，所有的疲倦一半已經消失了，很快跑進房裏，三步兩步跨上樓梯。

從電車上下來，雨更大了。柏油路的面，像灑了一層油，屋頂上的雨水，從馬口鐵的方筒灌下來，橫過邊路，再流到地溝去。也有清越的聲音，像住在山中聽到岩石中流出的細泉。因為有雨淋着，他的脚步更大更快了，像是做了一天苦工的牲口，到晚間又被人牽到馬房中去的歡悅。

走進仙逸坊，在懸着七號門牌的前面停下了。輕輕地在黃銅門環上扣了幾下，等着女僕來開門。

一些時，門沒有開，也沒有聲響，他就用力地在門上搥着，纔聽見女僕模模糊糊的
聲音：

『外面是誰呀？』

『還問什麼，不知道是我回來了麼！』他氣忿忿地說。

『唉，先生回來了，我還以為是誰呢。』門隨着她的話打開了。

他看出來女僕是纔睡醒的樣子，心中不大高興，太太一向不會治家，是很使他憂慮的事。像每天一樣地叫着：「Darling！」使他驚異的是沒有她的回應。雨水落到臉上，有一兩點還落到嘴裏，鹹絲絲的。女僕站在一旁，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祇怔怔地望着。——也許她睡着了，他自己想。又把聲音提高叫：

「Darling——」

還是沒有聲息，想起平時就是睡着了一定也會驚醒的，他不想再叫，就問着女僕：「太太在家麼？」

「啊，太太出去了，臨走的時候告訴我等您回來的時候說一聲，我倒給忘了。」女僕因為出神，沒有想到他的問詢，纔露出一點點的張惶。

「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不知道。」

他的心好像一片沒有着落的葉子，倦乏更猛烈地襲擊他的身心，懶懶地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走上樓去。

臥室呈了異常混亂的樣子，內衣絲襪就橫七豎八丟在牀上，地板上放着一隻拖鞋，粉撲在桌腳下，口紅粉盒也沒有蓋好。用過的手絹就浸在臉盆裏，一件平日穿的皮袍堆在椅子上，處處都看得出臨行是如何匆忙。

他覺得非常難耐，走到另外的那間房裏去，把皮包放在書桌上，走到扶梯口就大聲地叫着：

「楊媽！」

女僕聽了這樣粗暴的聲，一面應着一面就跑上來了。

「先生有什麼事？」

「你看看房裏還像樣子麼？沒有人告訴你，你也不上來看一看！」

女僕看出他生氣的樣子，筋都暴起來，一點也不敢爭辯，悄悄到房裏去收拾。

陰雨的冬天，很容易就黑下來，他把燈明了，從懷裏掏出紙煙，劃着了吸着。坐在沙發裏，舒適地吐出一口氣來。沒有她在家，家就成爲一個空虛，無意義的所在。

——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要出去呢？他想着。是不知道我就要回來了麼？

本來一天的勞困，一天對她殷切的思念，是需要她溫柔的話，或是一個吻纔能彌補的；現在呢，她是出去了，所期望着得到的事一點也沒有。天落着雨，已經是黯然了，自己的心是更要黯然。

他也知道近兩月來太太對自己不像從前那樣，她總是嚷着寂寞，無聊。一個人天天守在房裏，自然就覺得無味，設法替她找一個位置，也不合她的脾胃。她不願意受任何人的管束，可是介紹幾本書看吧，她也是沉不下心去，最終他倒是頗爲這件事憂愁着了。

「這又該如何呢，看你是如此不適，自己的心中也是難過的。」說這樣的話，他絕不是虛偽的，他的心的確是不能留靜下去。

也難怪，太太是又年青又漂亮，和一切的女人沒有什麼特別。最厭煩的是讀書，工作；有了絕對的安適之後，又覺着太無味。倔強的個性，平常不如意的時候就會和他吵鬧。因為想到她是能給他安慰的，所以他祇有忍耐，忍耐了一切還要向她陪着笑臉。祇要能逗引出她的笑來，從心中出來的一聲笑，對無論用那種方法是不顧惜的。

近來，一連幾天總是到外面去，說是從南京來了一個舊同學，就不得不去探視。他對於她，祇要能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他滿足，也就算了。就是每天總要在晚間纔回來，他也祇在湊趣方面承認，其他的推想，他好像有絕大的信任，一點也不顧及。偶然間會想到那個男人，知道是發憤也到外國去，遠遠的在千萬里之外，心就安下去。明明在今天早晨，親口告訴他：『今天不出去了，你也不要再在學校裏多耽擱時候，燒幾樣好菜，等

你一同喫吧。』事實呢，她是不在家。因為千真萬確以為她是在家守候着，所以遇不到的時候，心裏的失望更重一些。

自己坐在房裏沉思想到一切都是不可忍耐，把喫剩的紙煙丟在煙碟裏，背着手，在房裏走來走去。他的眉縐着，牙齒咬着下唇，臉色是更難看了。窗外的雨好像已經停止，風卻緊緊地吹着，時鐘敲着七下了。

『先生，晚飯已經預備好，現在開麼？』女僕來向他問。

時候確是每天喫晚飯的時候，可是太太仍然沒有回來。心中還是以為着她不久就會回來的，就告訴女僕稍停停。

失望，傷心，怨恨；最終成爲忿怒如春之草在胸中滋長了，他想着自己就不該和這樣女子結婚，錯認了她是能給他安慰的人。

——女人有什麼用呢？她們不能受工作的苦，又不能安於淡然的生活之中，祇有

近代式的都市享樂纔能使她們興奮，昏然；妻可以忘了她的丈夫，母親可以忘了她的兒女！他站在書桌的前面自己想著。蘊在胸中的怒氣，像地殼下流質火岩突然間從山口噴了出來，把手握拳頭猛烈地擊到桌面上去，立刻他感到不可耐的疼痛，臉是更哭喪着了，用另外一隻手輕輕地撫着傷了的一隻。手背上擦破了，紅血球白血球油似地滲出來。

在一次痛創之後，他的心能稍稍靜下去。忽然想起今天在學校受學生們的窘困；好像那些兇利的眼睛還在直直地望着他，含有輕視的冷笑又在耳邊響起來。眼看著明天又是一步步逼近來，他想祇有就着閒暇的準備，纔能使他從容地站在學生前面。

在書架上堆滿了的洋裝與線裝書，因為時日的關係，書背上的金字已經成爲烏黑，他很費神地檢下兩本來。緊張中的心，漸漸有一點鬆弛了；好像已經把學生們的問題毫不在意地回答了一樣的輕快。重又坐到沙發上，像一隻獵狗爲主人追縱野兔那

樣謹慎，認真，搜取關於重商主義詳細的資料，不知什麼原因，雖然書是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在腦裏很難有些痕跡，像夏日中飄過去的一片雲。

門環響了兩三下，他聽見門開了的聲音，他也聽到她的話：

「先生回來了麼？」

他的心立刻狂跳起來，像所有的血都衝到頭上。

「早就回來啦，還等着您喫飯呢。」

他沒有把頭從窗口望下去，故意裝做不知道的神氣，他想也許她會像每天他那樣喊他吧？他想放下決心一定要發一發怒氣，不是一聲兩聲親密的稱呼可以了事的。他等着，像一個等着前進口號而衝鋒的兵士。

他聽見鞋底走在天井的地上，像驢子在山道中石板上的響聲。那由緩而急的樓梯聲，在他的意想中她是爲了急於要見他的。再過幾步倉促，碎亂的若走若跑的聲音

之後，她已經嬌喘着在他的眼前了。

「Dear」

一個這樣溫和，使他全身如通了輕微電流的聲音，他也就茫茫地叫了一聲「Darling」

一方面是聽到了由緩而急上扶梯的聲音，使他的心由忿然而漸趨平和；一方面是她那樣叫了，他就自然地應該像回音似地這樣叫着。因為知道自己的過失，所以她笑着，這笑容是希有的和順，服從，左手把遮到臉上的頭髮掠了過去之後，就像一隻紫燕似地飛到他的身邊了。

『又害你怪寂寞的在家裏守着了，是不是？』

她把嘴遞過去，給他一個又甜又快的吻。

受了特殊的恩惠之後，人是不大能說得出話的。他的臉微微紅着，怒氣已經消散，

祇喃喃地說：

『也還好，也還好，沒有什麼。』

在他的眼裏，今晚太太的風姿是更綽約。適體的旗袍，一點掩不了窈窕的身材，眼睛像兩顆黑而亮的珠子，潤潤的，含了無限深情。

『真沒有法子，遠地的朋友來了，就不得不招待，重生，我渴極了，給我倒一杯茶好麼？』

他知道這是一句不需要回答的問話，就站起來，從水瓶倒好一杯，她接過去就喝完。

『——我下午正在家裏，她就隨着丈夫來拜訪了，一定要我去陪他們看影戲。我並沒有忘記今天答應過你一回喫晚飯，可是鬧的一點法子也沒有！』她輕輕嘆一口氣『你不會生我的氣吧？』

『我沒有生氣，我一點也沒有生氣。』雖然說這樣的話是違反着自己的心情，可是他知道這卻是最適合的。

『我知道你一定不會氣我的。』她賣弄着風情，很得意的樣子。

『不要再談下去，快些喫飯吧。』

『我已經喫過，看好了影戲就去喫的。』

『啊，你已經喫過了！』

在他那拉長的語調中，聽得出他那失望與抱怨的心情。可是眼前就有她，從她的眼裏好像告訴着他：『我是在這兒，我是你一個人的妻，』不快就如燕子掠過水面上微波，立刻就蕩得無影無跡了。

假使自己是一個未婚的人，還沒有一個女人可以把自己的情感約束，變遷；過着一個人的生活，立也好，坐也好；喫飯也好，睡覺也好；是不會使他覺得什麼的。現在呢，他

是一個有了妻的人，而且是完成一天的苦工需要她給他種種撫慰的人；仍然一個人孤另另地喫着晚飯，心是被一種更淒然的情緒掩住了。到了這個時候，對於食物之需要忽然間被另外一種需要減低，他把頭擡起來望着，像是抱在陌生人手臂裏的嬰兒尋找他的母親一樣。他的眼睛像是叫着：『媽媽，快來抱我一抱！』

她不是在那兒麼？她不是坐在沙發上，呆呆地想着麼？忽然她望見他在注視着，正在緊閉着的小嘴向兩腮拉長，露出一排白晰的牙齒來。這是一個笑，這是可以救他心上苦痛的笑，沐沐的臉在這樣如初春的微風之下溶解了，胸中的空虛尋到適宜的彌補，高興在他的腮上畫着記號——如急流所激起的旋渦。

在這樣相對的微笑之後，他又完全被輕快佔據了，一個人繼續地喫自己的晚飯。『重生，我還忘記告訴你呢，旋之說過今晚間到我們這裏來！』

旋之就是她朋友的名字。在太太的心中，以為這雖然不是一個大驚人的消息，至

少他該有一點表示歡迎的態度；可是他祇冷冷地說：

『來做些什麼呢？』

『說是來拜訪我們，和她的丈夫一路來。』

在他，早就以爲友朋間的拜訪是最無意義，最缺乏興趣的。看看太太說話時的興致，好像認爲是一種榮幸似的，他就不再把這件事討論下去。

飯喫完了，女僕把食具搬出去，太太立刻成爲希有的活潑。一面招呼着女僕收拾，一面自己也在動手整理着。新的桌布也放上了，污了的椅墊翻一個身，亂紙放到字紙篋裏去，檯燈上的塵上也拂拭得很清爽。書架上七出八進的書，也成爲站在一條線上的。

他又坐在沙發上，抽出一支香煙吸着，爲女人奇異的心理與個性苦笑。

『這些書你還要看麼？』她從桌上拿起來他纔尋出來的參考書。

「停一會還要看的，就放在那裏吧。」他隨意地答着，微微揚着頭。

「先放回書架不好麼？省得人家看見要說雜亂無章的。」她笑着說。

「那也好，」他又笑着，在笑容中看出他無可奈何的樣子。

差五分鐘就到八點的時候，客人們翩然地降臨了。太太很能幹地替他們介紹，說到：「這是我的丈夫——重生。」不自覺地臉上也有了一點紅了。他和那女人點着頭，和那男人握過手，很謙遜地請他們坐下來。

那女人是一個矮胖的，有圓圓的臉圓圓的眼，和一個小肉錘似的鼻子。每個肥而圓的手背上，現着四個深深的圓渦。男人可以說是漂亮的，祇有那鼻子鉤下來像一個陰險的人物。

「這一次到上海來，蒙×太太這樣招待，心中很過意不去呢——」那男人說了一半，端起茶杯來喫一口，「老早就應該來拜望的，總是怕沒有閒暇的時候，倒要打攪。」

『我也應該去招待，可是事情忙，所以也是很對不住的。』

從數學原理上來講，他們兩個人所說的話，可以抵消的了。

沒有一定的事情，在談話上更沒有一準的目標，四個人中間流來流去的祇是些無聊而淺浮的話。在這裏，談話最多的是太太，談到高興的時候會把眼望着他，問他一聲：『對不對？』那女人呆呆地像一個木雞，那男人漸漸地現出了忘形的樣子。他感到一點興趣，默默地想着明天的課程。

話也說盡了，人也微微感到一點疲倦，靜默纔又來在他們的中間。桌上地板上散着喫剩的果殼，他懶懶地望了四周凌亂的樣子，伸開兩臂打了一個呵欠。像一種急性流行症似地，客人們也都打着呵欠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客人們不得不告辭了。

『真對不起，打攪了許多時候。』那個男人說着站起來，明天早晨就要回到南京去，這就算是最後一次的造訪吧。』

「忙什麼呢，再談一會不好麼？」他用嘴這樣回答，可是也站起來預備送客的神氣。

那男人已經從衣架上取下外衣和帽子來。

「謝謝你，這次到上海來蒙你招待，麻煩你不少。」那女人少氣無力地說。

客人們告別之後，他們兩個人走上樓來。

「啊！真不得了，都十一點半啦！」她很驚異地說，好像是在這愉快的談話之間，不知不覺地時間就過了。

「可不是麼，已經快到十二點鐘。」他帶着很平常的意味說。

「你累了麼？」

「不十分累。」他又打了一個呵欠，「像這樣的客人也少有，真就能坐談三小時。」

『我知道你一定是很疲乏，還是快些睡了吧。』太太把話的方向換過去。

本來是並肩站着的，忽然她身子轉過來，投在他的懷裏，把嘴湊上來，給他一個長吻。他們緊緊地抱着，她的眼慢慢閉了，微細的笑容在臉上露出來，在滿足中浮沉的身心，他把臉貼在她的臉上。

『我們去睡吧 Dear！』

『不，Darling。我要看一點書，否則明天——』

『你要我一個人冷冷清清地睡去麼？』太太把小嘴撇起來，敏捷地從他的懷裏溜出去。

『我坐在牀邊不好麼，我可以守着你。』

『我討厭睡的時候有燈光！』她仍然有點生氣的樣子。

『不要緊呀，把檯燈放在我的前面，燈光向着我一面。』

在無可奈何之中太太走到臥室去，換了睡衣，躺到牀上去。他把書和檯燈放到牀邊的圓桌上。

夜深了，十二點鐘已經敲過，他假在圈椅裏左手託着頭，右手端了書。太太不成寐的反側，很清晰地聽到。有時把眼擡起來望過去，就看見那一雙含情微怨的眼睛閃着。天又是這麼冷，寒風像鬼似地號着，難耐的疲倦又不時來襲擊。心仍然是被雜亂的思想佔據着，一時也不肯甯靜下去。可是周周圍圍又像有無數譏諷，惡意的眼睛逼視着。眼前就睡了，感覺不快自己所深愛的女人。使她忍受，而自己也再忍受着，那些眼睛再兇狠一些有什麼用呢！他把書放了，站起來，很敏捷地換了衣服，熄了燈，挨到牀上去。太太很快地像一隻小綿羊偎到他的懷裏。

早晨六點半鐘就醒轉來，一夜之後，身上的疲困像是更重了。望着睡在身旁的太

太，頭髮散亂地披在白色的枕布上，像浮在海中的水草似的。仍然很香甜地熟睡。

他把手伸出來，寒意更甚了。他記起今天的功課，不得不起身，時候已經是七點了。女僕悄手悄腳地上樓來，伏侍他洗過臉擦過牙，他把早餐送上來。太太還是在睡着，在臨走的時候，又走到牀旁，俯下身去，吻着她睡着的臉。

太陽升起來了，水門汀路上鋪滿隔夜的寒霜，他一個人提着皮包走着，瘦長的影子寂寞地投在地上。

凋之曇

墮型・一七四

「什麼，你說要我靜靜麼？天啊，除非我是死了，我決也靜不下去的。我知道我快要死了。是不是你不用像安慰其他夢死的人一樣地來欺騙我吧，你還要不承認麼？你太不行了，年青的大夫，你不覺得發燒麼？你的臉都紅了呢！我今天的病況稍好些，這就是我就要和死神見面的預兆。怎麼，你還會不明白這些麼，不要裝着吧，說出來不說出來都沒有關係，我什麼事情都知道。」

「年青的大夫，你願意替我做些事麼？不必推托了，我知道你看過我的病，你上午

的工作就算是完了。你皺起眉毛來做什麼呢？我不煩你做太多的事，祇要你在這裏替我寫下來我說的話就好了。唉，假使我能走到牀下去的話，我一定不來麻煩你。可也難說，我從來是懶動筆的，總有人代我寫，寫什麼他們都願意。我不是白白來打擾你的，我也給你酬報，我答應你親我的嘴。這好麼？你要知道多少人想着來親我的嘴，我都沒有給過他們。祇有我真心愛過一陣子的人我纔答應呢。我就承認你是我最後的愛人吧，你高興麼？也許我在病中，不是從前那樣好看，也許你怕我的病菌會傳染了你，有什麼怕的呢？你不是可以任意用消毒劑的麼？像這樣的請求，真是從來也沒有的。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怕她們看着你難堪麼，說不定她們之中有一個是你的愛人，所以你纔裝成呆子一樣。怕什麼呢，請她們暫時出去一下吧。女士們，請你們出去一下好麼？請你們接受一個將死的人懇求，暫時出去好麼？

『你真沒有用，壓得我一口氣也喘不過來。好了，請你靜靜地坐下替我寫吧。紙有

多少張，我最不願意說一半要等的。墨水足麼？都好了，那麼我說吧。

「我不是在寫死前的懺悔，因為我始終不承認我做了些什麼不應當的事。我是要把我活在這世上二十五年——二十五歲就死不算可惜呀，還有活不到這年歲的。再說，我不信任何能活到二十五歲的人，能有我這麼多的可歌頌的事情。二十五年中我還能記得住的事情寫下來，這裏面我記得有些是關於大人先生們，和有名的學者，和作家。你一點也不要驚訝，他們也曾經像哈叭狗一樣地隨在我的身後呢！

「我父親啊，我咒他多在地獄受些罪！他是去年纔死的，他活到了六十八歲。在前清，他是一個武將，他四十歲那一年，他從福州的堂子裏把我母親贖出來，做了他的第四個姨太太。做官的時候，聽說他沒有少得錢，可是他不知道怎樣用，到後來就漸漸地窮了。我母親呢，是曾經紅過一時的姑娘。她嫁了他的時候，纔祇有十九歲。我下生的時候，我的母親是二十一歲。你知道，我父親那時是盼着一個男孩子，不湊巧偏偏我是一

個女兒。因為他是沒有兒女的，所以他還沒有故意顯出什麼厭惡來。到現在，我告訴你吧，我也是沒有兄弟姊妹的。聽母親告訴過我說我從小就不肯聽旁人的話，我總是要哭，哭得連自己的母親都覺得可厭了。這真可以算是我的天性了，隨着自己的意我一直過了二十五年，可是現在呀，這是我的末日到了……

「喂，年青的大夫，你會這麼容易就被打動了，你倒是一個很有趣的呆子！快拿手絹擦擦眼吧，省得淚就要滴到紙上了。握起筆來，聽我說下去。你知道麼，我從小就打扮得像一個哥兒，到十三歲纔留起頭髮來。我的好動性並不在男孩子們之下，可是祇要惹起了我父親的怒氣，你猜他要怎麼？他就用那馬鞭來打我。有時候他就一脚把我踢了一個筋斗，我會頑皮地滾了起來。可是我看到他的氣平下去的時候，我就知道我的機會來了，我大聲地哭，我拉了他去見母親，我一定要他自己把臉給母親響響地打上三掌。那時候，他祇是嘻嘻地笑。」

「後來我聽到別人說起，我的父親是沒有生育子女的能力，那是他在年紀輕的時候得了一種病。可是我何以能到這世上來呢？有許多人都說到父親從前最親信的隨從叫王福的那個人，因為其事被執行死刑了的，還說母親所以能活下來都因為她那特殊迷人的容貌。」

「這些事對我都沒有什麼大關係，總之，我是生到這世界了，隨着天或是鬼——都不是，是隨了自己的意志活下去。有一點事，我要特意告訴你的，就是我是一個早熟的。在十二歲的時候，我就被一個男僕親過嘴，好像我不但沒有拒絕過他，反而覺得其中頗有一點興趣。他總是伴着我騎了馬到城外的涼山去，他祇比我大五歲的樣子，到了竹林邊，他就把我抱下來，有一次，湊巧我們的嘴碰上了，他很怕，可是我一點也沒有怪他，到後來，每次他總是故意來一次，甚至於坐到青石墩上他也敢摸了我。其實那時候我祇要說一句，他就不敢了；可是我不是說過麼，我也覺得很有趣味的。這事情，不知

怎樣會被父親知道了，那僕人挨了一頓打搯出去，我也就不能像從前那樣自由自在了。

「得了罷，像這樣瑣細的事不要再多說了，我說着你寫着都覺得麻煩，是不是還是從我的第一次戀愛說起吧。」

「你猜猜看，第一次和男人說到愛，我那時有多少歲？我知道你是死也想不到的！那時候我在中學二年級，家從×埠搬到×城，正當我十三歲的那一年。他好像是我大兩歲，一說話臉就會紅漲了的孩子。他的家住在我家的間壁，他的母親和我的母親感情也好，在她們的談話中有時就這樣說：

「炎哥兒和蓮姐真是一對呢！」

「聽到這樣的話，他的臉立刻就紅起來了，溜着牆邊走出來。我的年紀雖然小，可是我知道的事情比他多。我不是聽了這樣話祇會臉紅起來的，我什麼都明白。看到他

出來了，我也走出來。

「炎哥呢，倒也是一個很清秀的孩子。他的臉紅紅白白像一個蘋果。他是旗人，可是一直是在×城住下來的。我走出來就在輕輕地叫着，但是他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尋來尋去到了花園，我看見他一個人蹲在井臺那裏向下面望。我提着脚步走過去，到了他的背後突然叫出來：

「『炎哥哥！』

「叫過之後，我立刻張開手去抱他，他在猛然的驚訝之中回過頭來。他把我抱着他的手拿開。

「啊，天啊，那時候我在盼着些什麼呢？我就盼着他的手不要拿開去，永永握着我的，因為我已經強烈地感到了男人的溫熱，我自己故意動也不動地，可是他自己的手卻縮回去了。

「我恨他了，我心中在想着他是如何無用呢！像他這樣的男人在我的一生中很遇見了幾個。那時候呢，他沒有和我說話，仍然把臉朝了井裏面望。我又在問他：

「你在看些什麼呢？」

「我什麼也不看，這樣我覺得怪有趣的。」他望望我，我很以為他是一個神奧莫測的孩子。

「我不知道我的性情那時何以會和順得那樣，我也故意望下去，不說一句話，漸漸地把我的臉湊到他的旁面。我的鬢髮刺着他的面頰，我偷偷地看到他那緋紅的臉，我覺到他的窘促，他的臉一點點地避着。末了，我拉了他坐在井臺旁的竹凳上。我問他：

「你聽見她們的話沒有？」

「聽見了。」

「你是不願意麼？」他是那麼好羞的孩子，像這樣的話，就祇得由我說出來了。

「你怎麼這樣說呢？」他倏然地把頭擡起來望着我，露了喜悅之光，可是他立刻又把紅起來的臉低下。

「我看見你走出去了，好像是不耐煩聽的。」

「他搖着頭，你知道我那時候是想着什麼呢？我想着他能來抱我，能來輕輕地咬我的嘴唇。我在等着，可是他卻像呆子樣。那祇好還是由我發動了。我坐到他的膝上去，把嘴唇貼上去。還好，他也聰明一點了，他就用兩隻手緊緊地像衣帶樣繞在我的腰間。我的心好像浮在溫溫的水面！我一點什麼也不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我認爲是一生中最值得提起的事。可是驚擾的聲音來了，一條狗追着一隻連飛帶跑的白鵝。我不得不急急張開了半閉着的眼，我們站起來，牽了手跑着，把狗引到前院去。」

「這初戀的結束說起來倒是有些可笑了，因爲他的母親和我的母親有了一點不洽，於是各人就被母親囑咐着，從此不許再到一處去。此後真就見了面也不打招呼，

甚至於也懷了怨怒的意思。不久，他的全家都搬走了。

「在我十四歲那一年，我就和一個富家兒訂婚了。我不是告訴過你麼，我的家境是一年不如一年，過慣了的生活，又不能一時半時簡單化。這唯一的路，就不得不向故舊借債了。那時候父親的一個同僚，不知怎樣漸漸成爲一個很有錢的人；而他對我家經濟上的輔助，比任何友人都慷慨，數量上比任何人也多。爲這原因，父親像是爲報答他的恩惠，又在擴張將來的路，就把我和那個人的兒子訂婚了。同時，那個人的妻又是非常喜歡我的聰明，和我那能給人頗好印象的容貌，這事情就更快地成全了。想到這裏我的心有一點酸了，我告訴你，我們始終沒有結婚，而且他從我身上所得到的還不如一般人那樣多。出乎意外的，他是一個很知道用功的人，他的性情也溫和，雖然在那時我說過他是有一些蠢。果然我的父親的計劃是成功了，一大半的用度和我在大學畢業，到外國住了三年的錢，是他家供給的。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時候，我願意表示出

我最深厚的感謝。

「我怎麼會說他蠢呢？這我也應該解釋一下。有一個時候我們一起在×市讀書的時候，差不多每天有相見的機會。彼時，我已經不是一個處女了。在我感到一種強烈的需要，而給他一種頗明顯的暗示，不是他不能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他的腦子被一種莫明其妙的道德觀念所佔據。這使我失望了，使我對他發生了一點厭煩。『天呵，這樣的男人活在世上是做些什麼的呀！』我曾經自己這樣低低地喊過。還有呢，他爲我辛辛苦苦地在美國住了五年——雖然我是和他一路去的，可是我和他同處沒有一年就藉故到法國去了——懷了滿腔的希望，回到中國來想和我結婚——這是說想實現那理想中的生活，可是我那時正是沉在詩人的愛中，一點也沒有顧及他的傷心，就把他拒絕了。

『回來，聽說他就起始了一種不規則的生活，沒有向上的勇氣，做一個很平庸的

人。在這件事上，我承認我的罪過，我不該把這樣一個老實人，放在如此不近情與悲慘的境地中。

『在我個性方面，我的高傲是值得說說的。我從來沒有看起過一個人。譬如我遇見了一個在社會上很有聲望的人，或者他是一個成功的人；我立刻就存了他不過是像小孩子一樣的幼稚淺薄。祇要是我看出他一點賣弄的地方來，我就立刻存心要使他在我願望下低着頭。於是我就應用了，我從經驗上得來的手段，漸漸地使這個人失去了他自己的力量，像我所寵愛的一隻小貓似的，聽我的吩咐，像我自己的手或腳一樣。到這時候我就能故意把頭仰得高高的，不祇要把他們的尊嚴都磨下去而且還要他們做平日最不願意的事。這很可以放心，他們再也不能斷然地和我離開，就如同一隻貓放不下一條腳在嘴裏的魚一樣。可是我卻絕不是被腳着的魚，不祇我自己是生動，並且是他們的主宰。這樣說，你也許太模糊，還是舉一兩件事實吧。我曾經使一個

六十歲以上頗有身分的人，尤其是那麼熱心的一個禮教維持者，親自一個人坐了汽車替我買一件內衣來。再說提起過的那個詩人吧——神保佑他，聽說他自殺了！——他和我同居過五個月的，我不許他寫詩，雖然我從前說過我是多麼喜歡他的作品。他替我洗襪子，若是在宴會中我的鞋尖稍稍有點塵土，他就立刻知道用手絹給我擦得乾乾淨淨。這都是經過我的訓練，雖然起初做起來好像不大自然，後來他卻顯出頗高興的樣子。

「你會以為我是太殘忍麼？你要知道在我的情況之下不得不如此，因為這樣我纔覺得快活，再說，你若是平日看到他們驕慢的神氣，你也就會同情我了。」

「再有——天啊，我又想起了些什麼話呢？真怪，想到嘴邊又忘了。也好，你的手一定也酸了，休息休息吧。本來我的記憶力就不大好，病中更不濟了。這有什麼法子呢？我以爲一個人若是活着沒有樂趣，就不如痛痛快快死去。」

「啊，我想起來了，我是要告訴你我自小的「西方熱。」不知怎樣我喜歡外國人，我喜歡看他們那海一樣的眼睛，金子一樣的頭髮。還有他們那高大的身材，他們那舒適的生活。我告訴你，從十六歲起就有一個法國公使館參贊每月給我六十元，他的要求是要我在每個星期日到他家去一小時。他已經有五十歲了，人不大高，能說幾句中國話。我到他家裏去做什麼呢？這一點我想你一定有一點疑惑。可是你不必過慮，他就是和我談談話，不過在臨行的時候，他要輕輕地吻我一下，像父親對女兒似的。這事情，我的父母起初不知道，後來他忽然向我提到婚姻的事；我的心中雖然不大反對，可是我不能不拒絕他，因為我深知我父母的意思。那時候我們的關係已經有三年了。他雖說是沒有如願，可是他對我還是和先前一樣，這使我的心大大地震動了。在他快要歸國之前，中夏時節，他邀我到北戴河去，我答應了。我們住了六天，——這六天他當然是滿意了，可是另外一個和我頗好的×君，和我家，都在極度的混亂之中。事前我自然是

祕密的，他們不知道我到什麼地方去，在驚恐不安之中，我又悄悄然地回來了。我沒有欺騙那些想知道這件事的人，我就說明一切，可是我把那個法國人的品質提得那麼高，我說我們始終祇有朋友的關係。雖在我知道在說話的時候聲音有些不自然，我極力鎮靜着，不使他們看出了一點什麼來，末了還是都被我說過去了。

「我在法國的時候，曾經結識了一個年青畫家。你看過拜輪的像麼？假使你若是看過我就可以說他的臉是拜輪型的。你知道，留學生有許多是喜歡交結些藝術家的，尤其是自己多少也喜歡一點藝術這一類的東西。這並不是沒有用的，到回國來的時候比文憑還值錢。和別人說說在劇場裏我遇見過蕭伯納，在街上看見了曼殊菲兒，或是聽過了哇羅萊的演講……真是夠多麼動聽！再若是有一紙筆蹟，有一張照片，那就更不用說了。外國人看中國人又希奇，在這希奇的心緒之中也不妨發一點慈悲。他也許拒絕了其他訪問的人，可是接見我們這些往訪的同胞，心裏想着：「我看看這黑頭

髮黃臉的人。」我呢，我的情形不是這樣，我認識的這個人還不出名。我能認識他也是很巧的事，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到病院去看一個朋友，——這個人那時候已經不能說是朋友了，在旁人的眼裏，我們算是戀愛着——從他那裏出來，遇見×君。他請我去看一個畫展。我本來沒有什麼事，就答應去了。走到裏面去，就被一幅題名自畫像的畫把我的精神吸住了。不是我說那筆法有那麼好，或是結構上，色彩上有什麼特長；我先告訴你；關於繪畫我是外行的，可是引住我的，卻是那美麗清瘦，含了一點頹喪的臉。凌亂的頭髮對襯着凌亂的領結，在長而黑的眉毛之下，有着那一雙熱情動人的眼睛。我一時都呆了。×君走過去很遠纔又走回來提醒我。他還說：「何必看這畫呢，人不是在那裏了麼？」我聽了他的話，把眼望過去，果然看見牆角那裏站了一個年青的人，正在低着头。我的心跳了，怎麼會有這樣漂亮的人呢？我的眼總不離開他，看見他擡起眼來，我微笑，他也會意地笑了一笑，於是他就用了弱而美的脚步，向我走過來。他自己介紹

了自己，就約我到咖啡店去談談。我和×君說過對不住的話，就和他去了。我們的談話有一小時，他先談了些繪畫上的話，我雖然不懂，可也裝着樣子。我總是這樣，我不願意別人知道我不明白的事物，所以我自己總裝成什麼都明白。他還問了我到法國來了幾年，在那裏讀書，……末了我告訴他我的寓所的地名，我也問了他的。我們分別之後第二天他就來了，可是我在學校，他沒有會着。他留了紙條，他告訴我什麼時候再來。那時候雖然我還有一課，可是我也情願犧牲了。我們這次到了盧森堡公園整整談了三小時。

『把事情說短了吧！我們的情感一直向上增加到同居的地步。那時候就引起不可遏的非難，可是我怕什麼呢，祇要我自己願意做的事情我就做。

『他的境遇實在是不大好，他的進款完全靠了他的兩隻手。我不是也說過麼，他是不大出名的，所以他得不着好的代價，於是生活時時陷在危險之中。這些苦處，我爲

了愛他的緣故，也忍受下了。可是所謂藝術家古怪的個性，卻使我難以忍下了。在他沒有興致的時候，他就垂頭喪氣地一個人坐着，或是睡在牀上；高興起來呢，就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到繪畫上去。飯不喫也好。覺不睡也好。可是我呢，我所追求的幸福的生活呢？什麼也沒有了，什麼都使我失望了！而且，他使我欽佩崇拜的地方，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強有力了。這原因是如同每天對了一朵玫瑰，漸漸地也許就生出厭惡來。在這情況之下我們不得不分手了，雖然在要分別的時候他又顯出了極端需要我的樣子；可是我的心已經定了，什麼都不能再來打動，什麼也不能來改變了。

『你以為我在這事情之後會寂寞麼？那是從來也沒有的。那些一度靜下一點心去的人又活躍起來，在我案頭的花瓶裏永遠有各樣的鮮花。我在他們的中間周旋，不使每一個人感到痛苦。你還記得那個病倒在異國病院的×君，已經一大半爲了我的緣故回到中國去，用了憤懣，傷感的句子寫成一封封信來。我也就有了這餘暇給他

信，織成粉色的夢，給他空幻的安慰。果然，更熱情的信就隨着來了。我怎樣能得着這些人的真情呢？自然這中間總有一點點的奧妙。我欺騙人，我說着謊話；我一點也不紅臉。我理直氣壯地表明的態度，於是對方的疑慮就會消下去了。我能異常地鎮靜，我還要對方的人說告饒的話。雖然像這樣的事遲早是被發覺的，可是到那時候呢，我早已不需要他了。那，那還會有什麼用呢？有時候明明對方知道我是說着不可信的話，終於會被我所感動，伏伏貼貼地下去。這樣他們纔能覺出我的偉大來，纔能來敬仰我，像敬仰着天神一樣。

『我的家呢！我家中的境况是一天天地窘下去。有時在我父親的來信中還望着我的補助。你想想，我所以到了受一部分人的非難是不是我的家也負了相當的責任？所謂非難呢，自然對我有不了什麼大關係。我向來活着有我自己活着的方式，我求愉快，求舒適；祇要我自己認為是對的就下去。我不知道也不顧及旁人，你認為這是聰明

的法子麼？

『再回到中國的時候，我是有了不少關於修飾，跳舞，社交……的智識。此外呢，此外可以說是什麼也沒有了。這不要緊，祇要從國外歸來就可以得着國人的尊敬，何況我那時正和駐×國公使楊君火熱熱地戀着，隨着他一同回到祖國來呢！那時候我認識了那麼多有了名氣的人，有因為看見過哈代於是就成爲詩人的×君，有爲了沒有在政界中得着位置而像野狗似地叫着×君，有說是努力於慈善事業六十歲以上被所有人尊敬着的×老先生，有終日像鬼一樣地混在社交場中的一個住過美國學校的陸軍少將……這些人都先後地戀着我。最有趣的是那老人，他先說是願意我做他的女兒——這就是說他祇是像父親一樣地愛我，可是漸漸地，他改變着，他也像一切年青人一樣每次來看我的時候手裏捧了一束淺粉色的 *Carnation*，我早就知道他是怎樣的人，所以不立刻拒絕他呢，是因為他常時能給我買來許多高價的物品；而

且祇要我肯說，他也情願給我錢，一點也不吝惜。終於，他在一天和我誠懇地說出來他對我的愛，淚珠在他那滿了皺紋的眼角上流着。我用手輕輕地拉着他那灰白的鬚鬚，好像不注意他的話，還故意爸爸爸爸地叫着。雖然我是羨慕着他的資產，可是他那紛雜的家庭，他那就將死去了的老年，都使我厭惡，何況那個詩人正在緊緊地追着我，每天給我一首小詩，有時候說是用他自己的血蘸了筆寫的。他已經是一個很成名的，為一般青年人羨慕着，而在寫作界中也佈了關於我們種種的話。可是我知道他的妻也是從前他熱烈地愛過的人，也留了不少關於他們相愛的佳話；我就要他永遠地離開那個女人。這在我是故意想試他，看看他是祇憑衝動還是有真的情感。他聽從我的話，立刻就離開了。固然為他肯照了我的話做去而喜悅，同時也在想着他是如此薄情而寒心。我記住了他，我要在他的身上為女子復仇。

『我們並沒有結婚，雖然他堅持地主張着；可是卻過着同居的生活。我漸漸地知

道了有幾許女子爲他碎心，直接地或是間接地，隨了他，我認識不少在文學界有點名氣的人，他們當面或是暗地裏讚揚我。這是最喜歡的事了。在這時候，父母爲我們選擇的他從國外回來了。我們很久沒有通過信，正巧一晚在一家戲院裏遇見了。我看見他那氣得紅漲了的臉，我仍然很安嫻地爲他們介紹，他們都驚訝着，不知道身邊的男人對我是有何種關係。乘便我低低地告訴他明天還是在這裏來等我，他的氣一時間好像平下去了。可是第二天我並沒有去，因爲什麼呢，好像是爲了我一時的不高興吧。唉，也真費心計，就說在兩人中間所說的話都要很用思索。後來，他找到我的住所來了，我接見他，我用着柔和的語調和他談話。他呢，他像什麼也不能忍下去的樣子，用極粗暴的，極不文明的話來罵我。我能忍受麼？就是我自己的父母我也不能如此順從啊！我也就和他嚷着，把他一個錢也不值的話也罵出口。在這一次不幸的遇合之後，我們就沒有再遇見過，而我們的關係，從此也就一點沒有了。

「爲了醫生給我的勸告，說他是三期的肺病患者，要我離開他纔好，我和詩人的關係也就完了。他一個人住到近西湖的醫院去，在他的心中，我知道是盼着我能去伴他。可是我呢，我珍貴我自己的生命，我沒有如他的意。就是病着他也常常寄來新成的詩句，我就心着那上面附有可怕的病菌，就連拆也不拆，用火把它燒掉。這事情我想你們做醫生的一定很清楚，我是不是應該許許多人都說我過於薄情，你也以爲這批評對麼？」

「後來，我告訴你，我就和一個政治學者有了親密的過從。我能認識他，原是由於詩人的介紹。本來是很潦倒的，因爲特殊的言論爲人民所驚異而爲當政者所深恨。就因爲這環境他真的就有了優厚的位置。有了錢的人，生活舒適了，目的達到了，於是就像喫飽了的狗，懶懶睡着，一聲也不叫。他長得很醜陋，一點也不配我，有許多人都爲我可惜。可是真也難說，我並不覺得他是像一般人以爲的那樣難看。在二分厚玻璃眼

鏡的後面，他的眼睛是更顯得小了。爲了它那渺小，我纔驚奇着能看透了一件其他人所看不到的。於是他那薄薄的嘴唇就能把他想說的話說出來，或是用着手精巧地寫出來。再說，自小就願意背了旁人的意旨，該說「是」的，我一定要說「不是」那麼，我愛上了他——或是說我一時間把自己獻給了他，就不會成爲一個太可驚訝的事了吧？

「大致地說，這是在我這一生之中最後的戀愛了。可是我，我知道一定有許多是忘記了的，何況我是在病中，在死前，記憶力更是減低了。我所有的遭遇，自然不能算是過於值得驚奇的，可是想一想一個祇在世上停留二十五年的女人，在淺粉色人生戀之一段的裏面，也算是可以說說寫寫的吧！」

「我知道我的敘述太平淡了，——想想我和死是如何地貼近，你就能原諒我，——一切小的周折和引人趣味的瑣事，我盼望讀着的人自己去想。知道了我是怎樣

一個女人，我能說你們的想像就不會失望。

『年青的大夫，你一定是疲乏了，我還看得出你的筆在微微地顫動着呢。不過，你是有着活着的力量，你能恢復起來，能有美好的將來；可是有一句話我要告訴你，不要把男女間的事看得過於嚴重了，這爲的是使你可以少喫一點苦。那麼你纔可以得着活着的趣味，和人生的意義我呢；我是就要死去的人了！』

賣笑

那高大的建築，在南京路口像蹲伏着的一匹原始時代的野獸，面對了浮在水面秋葉似地一排排吐着濃黑色煙的軍艦商船。江水的面上，漂着腐敗的果皮，雜草，細碎的煤屑，和閃着彩色的油質；在一條船過來之後，水在拍拍地打着兩岸，如喘着，喘着一口氣似地，白色的水氣從那黑管裏冒出來，響着刺得破天的聲音。街車汽車在光滑的柏油路上更迅速地溜着，祇有那洋車夫還是照樣流滿了汗，上氣不接下氣的跑。這嘈雜好像能使一個人的神經沸騰起來，可是那建築因為自身的龐大，就很莊嚴地在那裏轟

立。

這建築是有十四層樓的，最高的是如金字塔式的屋頂。在這裏面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組織，關於政治的，商業的；最下面的一層是有店面的 Retail Stores，爭奇地佈置着窗架。這樣高的樓的交通，是除去了水門汀的樓梯之外還有兩個上上下下的電梯像垃圾箱一樣地把乘客們拾進來又丟出去。

魯陽從十二層樓的電梯口鑽進來的時候是海關的鐘敲過十二下後的三分鐘。本來他一聽見敲着第一下的時候，心就活搖起來了。急急地整理結束還沒有完畢的文件；到了十二下敲過之後他就拿了帽子走到門口，這時候纔想到不該沒有收拾好就跑出來。他回過頭去，看到同事們都還沒有立起來，他祇好懶懶地回去，自言自語地把一切都弄好，纔又慌慌張張朝了電梯口跑來。可是已經站滿了人的電梯，也沒有等他的招呼，就一直關下去了。

——還是自己跑下去罷！他心裏這樣想着。常是等得不耐煩了，情願使自己的腿多受一點苦。每次走在中途，就看見那電梯翩然地上去又下來，總是比他要快。所以，這次他不願意爭這口氣了，他知道妻是怎樣等他快些回來，等他回來一同喫過飯到車站去接她的父母。他決定在等下一次的電梯了。

看看人又是多起來，還好，他能保持着優越的地位。等到電梯又在他站的地方張開嘴來，他好像一點力量也沒有用就被擁到裏面去。心都像是沒有着落了，那電梯一直把他們送到下層，大家纔又從裏面爬出來匆匆地走向街上去。中午的太陽，正直直地照着。

這時候，正是一個個懷了輕快的心緒從辦公室裏鑽出來。爲公事佔了身子的人，到星期六的下午就該像纜從主人手掌裏飛出來的花鴿一樣欣忭覺得是該散一散心了，該痛痛快快玩一下了，若是可能就立刻把所有煩勞，不快的事都忘去也好；雖然

是星期一的早晨又該自願地，如翱翔後的鴿子因疲倦飢餓而飛回主人的手掌似的跑回使人頭痛的辦公室裏去。

汽車，也失去了特有的速度，祇有叫着，任憑那駕駛的人是如何心急和不耐煩。本來是麼，那許多有職業的人，都在這一個時候湧到街上來；又都是急急地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家裏去。電車呢，擠得滿滿的，熱烘烘的背互假着，汗透了每個人的衣服。最享福的還是在街上走着的人，因為近江，身上吹着涼爽的风。可是誰也不能這樣，祇要想一想如此大的一個城市，從商業區到居住區該多少時候。

炙人的陽光，路上一塊塊地潤着黑色的流質。那是瀝青，攪和着一點賤價換來勞力的汗珠。在印度巡捕的臉上，也是光油油的，熟練地指揮着往來的車馬。就是在這樣忙亂之中，有的汽車就在這路口的一家大飯店前停下了，走下來的人，走到涼爽適宜的廳裏去，揀了近街的窗前坐了，安嫺地露了一點得意，舒服的笑來，嘴裏嚼着 Fruit

Salari 看着外面慌亂的情形。

纔走到街上來，他就被有一點熟習的聲音叫住了。

『喂，魯陽到那裏去？』

他停住脚回過頭來，看到一個和他年歲彷彿的男子，正從一輛嶄新的雪佛蘭車裏走出來。

這人，他一看就記起來是中學裏的同學，而且也很好。過陣的均平，早就聽說均平得了碩士回到中國了，現在××銀行擔任副經理的職務。偶然間地在路上也遇到過，因為均平總是坐在汽車裏，又因為魯陽常是設法躲避，所以一直還沒有交談過。今天是很奇怪的汽車在這路旁停下來。

『啊，均平，是你呀！』他也祇得打起精神來走過去和那個人握手。

『真是好久不見了！』均平露着很親熱的神氣。

心裏明明知道很清楚在成就上懸殊的地位，所以就存了自慚形穢的意念，處處覺到自己缺乏自然。更深一步，對方的友情，也以爲有點驕矜的惡意了。

「你怎麼會在這裏停下來？」

「忽然間汽車出了毛病。」均平說着，從衣袋裏掏出一方手帕來，抹着臉上的汗，「你現在那裏？」

「就是這裏面的一個貿易公司。」他指着那在他們旁邊巍然的建築。

「很得意罷？」

「有什麼，勉強能活下去就算。」魯陽的嘴角上浮着苦笑。「你什麼時候回到中

國？」

「我麼？」均平用右手數着左手的指頭算着，「差不多五個月了。」

和朋友說着話，他竟會把急着要回家去的這一件事忘記了。看着在身邊匆忙地

走過來走過去的人，他立刻又記起來。

「我想！我就要走了。」

「沒有什麼事，我們一路去喫一回飯好麼？」

「那——那不必了，你住在那裏？」

「×、路八十七號，你呢？」

「我，你在辦公時間打一三七五二的電話找我好了。」

「那末，再會！」

「再會！」

告別了後就急忙地走向電車站，正有一路的電車停在那裏。他索性跑起來了，等到他跑到，那車已經開駛了。

他還隨着車跑了幾步，想賣票人把車門打開可是沒有一點用，賣票人肯定地搖

着頭。他祇好悻悻地回到停站的地方。

他的心充滿了不安，想着能快些回去，反遇到事事都不順利。你看，這不是七路，六路，二路，一路這麼多時候也沒有。這麼多人，都停在這裏，一定都是要乘一路的啊，來了，這機會他沒錯過，車纔停下來，他就扁了身子擠進去。

喘定了一口氣，就又把均平想起來。那是多麼風采煥發的一個青年，穿了最考究的衣服，還有一根入時的手杖。就說那一點小小的鬚鬚，又是多麼漂亮。真是在好運中活着的人，倒是應該像那樣。自己呢，由中學出來，父親就因為營業上的失敗，破產之後，人也憂憤着死去了。留下他在寵愛中養起來的獨子，也不得不依附了妻的家裏。由妻的父親供給着在大學畢業，還為他在上海找了一個職業，又把小小的家庭在上海安置好。受了旁人的恩惠，心中自然有一種感激；可是賜與的人常希望着在嘴角上掛了千謝萬謝，尤其是她的母親更叨叨地要他成爲一個伏在他們身下的馴羊。妻本來和

他是很好的，現在也有一點變樣了。她每次看到那些能給妻許多錢的丈夫，就羨慕，結果是埋怨他不該沒有大的進展。爲這些事，他真覺得頭痛了。妻的母親又常是兩星期三星期從杭州到上海來一次，總是把憂煩不快帶來。妻爲着顯出對於自己父母的孝順，就逼迫着他一句使老人家不高興的話也不能說。而且，還不許他露了哭喪的樣子——這就是說要他常是笑着。天啊，這怎麼受得住呢？可是真若是不受這壓迫，他就能立刻孑然地成爲一個單身漢子。妻的容貌不仍然使他很熱烈地愛着麼？而且她在他的心中永遠也是可愛的。爲了一場重病她的母親有三個月沒有來上海了。因爲病後，所以她的父親也伴了來。在他這是極不情願的一件事，可是妻的吩咐是很明晰地記在腦中。

——這是什麼一種生活呀！他幾乎叫了出來。

真也是，把不情願一定成爲情願的，是使一個人的心該如何地痛苦呢！妻在性子

好的時候這樣說：『有什麼法子呢，親愛的，老人的話總不好直接駁倒的。使你受了委屈我的心裏也是不高興，祇要你想着是爲我忍受着就好了。』說這話，也許還給他一些溫柔。若是在她也不耐煩的時候，這樣的話就不容情地說出來：『不能養活自己的妻子能算是一個人麼？一家老的，小的對你是怎樣，你自己不想一想。說你這一點話就不高興了，好，有勇氣什麼地方都好去！』在這時候就是他真的去自殺，她也不會去勸阻的。

車過了靶子路的時候，乘客就漸漸地少了。他走到一個空的座位上坐下。迎面就坐了一對年輕的男女，很親密地說話，把從公司裏買回來物件翻來覆去地看着，他深深地羨慕他們中間的柔情和如初苞的花一樣的青春。同時自己也追憶着初婚時和妻的感情。現在是不容人的歲月和生活磨煉得頗象很上了年紀的人了，什麼都覺得一點厭煩疲倦，一閉起眼來，就湧起了死板板的數目字和千張一樣的提單。就是有時

自己打起高興來，捶巧妻也是拖了冰冰的臉。

『你看，你總是這樣的神氣！』他仍然裝成從前做慣了的臉，故意像小孩子一樣地把嘴撇起來。

『什麼神氣？』妻把要放在箱子裏的衣服一下就丟在沙發上，回過臉來，仍然沒有一點笑容，兩眼筆直地望着他在等着他滿意的解釋。

『我是說——我是說你總像不大快活，而且，而且對我也太冷淡了。』他也把纔從朋友那裏借來的法朗士傳放下，滿臉堆了笑，稍爲露了一點不安。

『什麼，我冷淡了？你要我怎樣纔算是不冷淡了你？』不知她那裏來的怒氣，一步地在向他發洩了。

他知道當她說了如此的話，最好是不要和她爭辯，等她把所有要說的說完，氣也消了，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他把頭抵下去，望着地板。果然她又接着說：

「又怎麼樣算快活呢？我們也都不算小了，還要做出那種膩膩的樣子，不怕孩子們看見要笑死麼！再說，你也是做父親的人了。還要裝了小孩子的臉，也不怕自己難為情！」

「容，你對於孩子們想到的太多了！」他忽然忍不住插了一句說。

「什麼，孩子是我一個人的麼？他們不也是「爸爸，爸爸」地喊着你麼？你以為是要我一個人負責麼？那可就是你的妄想了。就說你，在自己所做的事業上一點也不知道進展，天天看這些文學書會有什麼用！」她的氣好像更大了，聲音提高些，把他身邊的書拿起來丟到地上。

這是誰縱任她使她這樣地凶暴呢？他一點也不知道；可是自己會變成這樣懦弱，一句話也不敢說，真是想不到的事情了！

默默地把手帕拾起來，他再把手帕掏出來拂下去附着的灰塵，故意做成了沒有事

的樣子。可是妻呢，不但氣沒消，反是更大的樣子，也坐到沙發上去。孩子們叫她也不應了，要不就是把一些喪氣的話說出來。

「不要叫我祇當我死了？」

於是孩子們也就哭起來，女僕走上樓來，哄着孩子們到樓下去玩，樓上祇剩了他們兩個。

都不說一句話，可是空氣並沒有緩和一點下來。他就要在最適宜的時候，到她的眼前，說不少賠罪的話；同時她更有些對他的限制，要他一一答應了，她纔稍爲露了一點笑來，說着：『你這人真把人氣死！』

聽見了這樣的話，事情的嚴重性已經沒有了，他要把那本書包好，立刻要在第二天送還給朋友；暫時地，再幫助她做一些家中瑣事。

什麼事情都完了，他纔能跑到沒有一個人聽見的地方，大大地嘆一口氣。

車到了××路口，他又跳下來，匆匆地向××里走去。走到自己的家門，輕輕地敲了兩下，女僕就把門打開。抱在女僕手臂裏的露兒，迎着他叫着「爸爸，爸爸！」

「媽媽呢？」他也裝了孩子的樣子問。

孩子的手舉起來，意思是說在樓上，還把小嘴撇起來。

「媽媽生氣了？露寶寶真乖——」

他正在用手指劃着孩子的面頰，突然間妻的聲音響起來了。

「回來這樣晚，還不快些走上來！」她是從樓上的窗口探出半身來氣沖沖地說。他沒有回答，也沒有敢朝上面望；就急急地跑上樓去。

「要你早一點來，反比平日更晚了！」

「你不知道實是在在路上遇見一個老朋友，又等好半天的電車——」他一面說着把帽子取下來，上衣也脫去。

「又把衣服和帽子放在椅子上，孩子們弄壞了，你又該窮叫！」妻忿忿地把衣帽替他掛好。

妻已經把衣服穿得很齊整，好像就等他回來喫過飯就到車站上去的。

「火車要兩點十分纔到呢。」他好像自語地說。

「你看看現在幾點鐘了？」妻指了懸着的壁鐘。

這時候兩個針正都指在一點的上面。他的心裏想着，妻爲焦急而生出的氣忿，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了。

女僕走上來請他們到樓下去喫飯，五歲的林兒也跑上來牽了他的手，他們一齊走下去，在不十分歡快的情緒中吃過了一頓飯。

妻祇吃了一淺碗飯就跑到樓上去，等到他站起來的時候她已經洗過臉塗好脂粉走下來了。雖然是二十七歲了，裝扮起來仍是很動人。稍有一點黃的臉色，已經用人

力描抹得紅紅白白的了。就是生過兩個孩子，身軀也還是很窈窕。她又特意把新做的紗衣穿上，在一些些風的吹動之下，真像一個天女了。

林兒還正在飯桌上任意地喫着，看見母親打扮着下來了，從椅子上下來，跑到她的眼前，一下子撲到她的懷裏。

「媽你到那裏去？」用了含冤的聲音說。

「這麼油油的手，都弄到我的身上來了！」她立刻想把身子退回去，她叫着女僕「楊媽你快領了小少爺去洗洗臉！」

被女僕捉了手的孩子，死也不肯走地抗拒着。嘴裏嚷着：「我也要去。」

「林兒，不要鬧！就要回來的。」他在一傍哄着。

「我也就要回來的，你們是看戲去！」林兒張開大嘴哭起來了。

「不要哭，我們去接外公外婆的，他們帶來好多好喫的東西呢。」看着孩子那樣

傷心，他又說着。

可是他的話沒有一點效力，孩子仍是哭着甚至於坐到地板上。

『好，林兒這樣不聽話，是要討一頓打了。』她恨恨地指點着抹了一臉淚的孩子。

『不要管他！我們走吧！』

從家裏出來心中總有一種說不出不安的味道，隱隱地還聽見孩子漸漸微弱的哭聲。

走出里口。看看錶，時候已經是一點三刻了。祇有二十五分鐘，一點時候也不能再耽誤了。

『車子若是誤了班就都是你的錯——』在車站前，下了洋車，走進去，她還在埋怨着。

他買好了月臺票，走到等候從杭州開來的車的月臺上，正響着火車進站的鐘聲。

他沒有談什麼話，祇是露出了得意的樣子，朝她望了一眼。

機車喘着氣，把列車緩緩地拖進站裏來了；然後它高高地叫了一聲，纔靜止下來。他們很留意地望了火車的窗口向前走着。在尙離有三四丈的頭等車窗裏探出一個近五十歲男人的上半身來，向他們招着手。

「在那裏了，」妻立刻加快了脚步，向着前面走。

「什麼地方？」由於短視的原因，他茫然地問着。

「隨我走好了，眼鏡也不帶出來！」她也不望他，儘管邊說邊走着。

在妻的身後走上車去，從草帽邊的鬚髮上，癢癢地流下一條汗水來。

「媽，您好了啊！」妻向了她的母親叫着，露出笑容來。

他也向他們問好，裝成了滿心快活的樣子。

妻的父親仍然是那樣高，那樣胖；還是留了很像一個軍官的鬚鬚。她的母親卻是

很顯然地看出比從前瘦了許多，因為外皮寬弛了，所以臉上橫橫豎豎地加了不少皺紋。從前，他一看見妻的母親的臉，就覺得可怕，不快，總說是她臉上生着橫肉；現在肉是沒有了，可怕的样子，仍然十足地露出來。這是什麼原因呢，他簡直是說不出來。他想着這也許是被貓嚇破了膽的老鼠，就是看見一隻泥塑的貓，也是怕得腿都酥軟了的道理。

『爸爸過夏也好，一點沒有瘦，』妻說着，被贊揚的人用手摸着脫了頭髮光亮亮的腦袋，很高興的神氣。

『您一共有幾件行李？』這是他問了。

『沒有什麼，天太熱不大好帶東西，祇有五件。』她的母親緩緩地說，就這樣也聽得出一點氣促來。

『有五件！』他有些喫驚。

『沒有什麼笨重的，上面不是有兩件，這桌上還堆着三件。』妻的父親用手指點着上面兩件是兩尺長的藤籃，桌上有一件小皮箱，一個蒲包，還有一束帶有污泥的鮮藕。

看見這些東西，他繃着眉頭指揮了脚夫搬下去，他們也一齊走下車來。

在藤籃裏也是裝滿了喫的東西。他真有一點發愁，他們來一次林兒大小總要病一回。

『我總想看護您去，因為家裏沒有人照料，離不開身——』妻傍在她母親的身邊，一面走一面說着。

『唉，我真是二世爲人了！』妻的母親很傷感地說：『你近來也瘦了。』
每一次，她的母親總要說她是瘦了，真若是這話可信，她老早該成爲一個皮包骨的人。

「紫容真也會打扮，像一個十八九的姑娘似地！」她的父親像在告訴她的母親，然後很粗壯地笑着。

「可不是麼！」妻的母親也在附和着，帶着如春風一樣的笑。被說着的妻，稍稍露了一點窘，臉也微微紅着，低低地說：

「媽，爸，總是取笑人！」

祇有他是一個人，手裏提了那小皮包，關照着搗了物件的腳夫。

「孩子們怎麼沒有來呢？」走到車站的門口，妻的母親好像想起了一件大事似地朝妻問。

「在家裏呢，大熱的天，帶出來怪麻煩的。」

「怎樣，瘦了是胖了？」

「那——那倒不能說，天天看見怎麼說得出。不過，卻很好，沒有一個生病。」

「你們真是不好，孩子也不知道關心。」本來是兩個人的談話，現在是把他也加進去了。

他故意加急了兩步到汽車行去租車。

到了家裏，林兒仍然是懷了滿腔怨憤撇起小嘴來。妻的母親這時正在把尙抱在懷中的露兒的臉拚命地親着，像是想咬下一口肉來纔快意。如這樣表示對於嬰兒的愛來，他是老大不高興的，可是他又不敢說出來，祇是背了身子看着窗外的天。她的父親這時正舒適地翻着當日報紙，坐在沙發的上面。

「媽，您不累麼，先睡一下罷！」

「可不是麼，有一點累，坐坐好了，我一看見外孫孫就不知怎樣高興了。」她的母親這樣說，坐到椅子上，左手搖搖拍着胸部，「林寶寶怎樣的了，快到我這裏來。」

這時纔留意到躲在桌子後面的林兒，被注意到的孩子，反倒退縮着，不肯動一動的樣子。

『去吧，外婆叫你就去吧。』他轉過身子來說。

像要洩盡胸中的積鬱似地哇一聲哭出來撲到妻的母親的懷裏。

『寶寶有什麼話告訴我。』半命令半安慰地說着。

『媽媽不帶我去接你。』林兒帶哭帶說着。

『真是媽媽太不對了，怎麼不要孩子出去呢！』裝成了替孩子出氣的口吻說。『你們看，這次來林兒真的瘦了好多。』

『一天就知道胡吵，亂喫東西，那能不瘦呢！』妻這樣說。

『孩子這樣小，他自己知道些什麼，一定要你們好好地管啊！』妻的父親幽閑地擡起眼來說。

『不要氣了，寶寶，等一會把帶的東西給你喫。』這是她的母親低低地向着林兒說。

果然，聽到了這麼好的消息，林兒露了一點高興的樣子了。在這時候她說：

『林兒，大熱的天，不要儘靠在外婆那裏，隨我去洗臉罷。』

孩子真的就乖乖地隨了母親去，把抹得滿臉泥汗的臉洗乾淨。

能說妻的母親對他們是不好的麼？或是說她是一個沒有好心腸的女人？這一點也不應該，她實在不是這樣，她很愛她的女兒，也就愛他們所生的兒女們。在她的愛中，一點也沒有虛偽的分子存在，甚至於可以說是完全純潔的；而且好像她的愛是在過度的進展之中。因為過於愛了，所以她總希望着嫁出的女兒在夫家能享有一切精神與物質之滿足，祇要看到或是聽到一點缺陷，她是比身受還要苦痛的。爲這樣的緣故，她是比任何人都更殷殷地盼着魯陽在事業上能立刻有極大的發展，像他父親那樣

的家勢再在他的手中起造起來。焦急促成的氣憤，爲魯陽之沒有顯明的進展她是常常不客氣地說着了。雖然她自己有這力量，把錢這一類的東西多多給他們一些；可是這總覺得有一點不舒服。她並不是吝惜，她想着受施與者的難堪，和那在心中應該堆得像山一樣高的謝意，該真像山一樣地壓着他，使他一口氣也喘不過來。想想在家裏自己的女兒如何是在嬌養中長起來，現在呢，常常看見她要像僕人一樣地做事情。在冬天的時候，女兒的手不也是凍得一條條的裂紋，滲出血來了麼？爲這些事她的心總是不安，因之對於在這樣的生活中的女兒更該加以異常的愛護；一方面對於她認爲無能爲的魯陽，更把刺耳的話說出來。

若說他呢，也不是一個懶惰，不圖長進的人。把讀書是看得和喫飯一樣要緊，也沒有養成一個偏僻者的習氣。他喜歡讀一切的書，而且對於裏面的意旨也頗能領略。在從前，也有過讀一生書的志願，那時妻和妻的父母也頻頻稱讚着。到後來，環境逼了他

自己抓破自己的夢，走入一般人的漩渦裏。他並不是把任何一件公事不能做完善的人，可是他不知道怎樣使一個經理拍着他的肩，說一句誇獎的話。就是這樣，他已經覺得是很勉強的了，因為有的時候他自己的情感還不能完全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之下發洩。看見身傍的人笑了，他也不得不笑；可是在他的心裏就有一種隱痛。在他以為很能遷就着周遭一切的人了，旁人仍然要把他看成一個人不應該在現代社會中生存的人。有的時候他也忿忿地想過：『算了罷，何必這在世界裏整天地裝哭裝笑！』可是怎麼樣纔能逃開這世界呢？他一想到在這世界上還有他戀戀的，他就祇有認定還是忍耐下去吧的方法。

因為把從杭州帶來的食品一部加到晚餐中去，所以比平日要晚了半小時纔喫到嘴。大家都很高興，妻更是在異常的興奮之中，絮絮地說着這樣菜許久沒有喫着，那

樣菜味好的話。他祇是一口口把菜飯木木然地喫下去，反覺得不如平時那樣有味。有時妻的父親誠意地請他喫一點，他也以為有些譏諷的意味。雖然沒有喫一滴酒，可是比喫着酒的妻的父親的臉還要紅一些。

喫過晚飯一些時，妻的母親就去睡了。像往常一樣地睡到他們的牀上，他和妻的父親到夜裏就該歇到樓下客堂的帆布牀上面。鬱熱的天氣，到晚來纔有一點風。可是這風是祇在樓上的人纔能覺到。屋頂的涼臺，妻怕脚步的聲音會打擾她的母親的安睡，樓上呢，又為睡覺的人佔了去，更是不許有一點聲音；他們祇好都聚在樓下，有着如日間一樣的熱氣。到這時候，蚊子又嗡嗡地飛出來，在人們不經意之下，它們可以飽飽地喫一口血去。

妻把露兒安置去睡了，女僕在廚房裏洗碗筷，林兒是坐在他的腿上，聽着外公講梁山的故事。爲了免去更多的蚊子，燈並沒有明起來；可是在外公吸着雪茄煙的時候，

就有一點小小的光明，在這光明之中隱約地看出了軍人型的面容。坐在父親身上的林兒，暗地裏數着這光亮次散，終於，模模糊糊地入睡了。

正在這時候，妻從樓上下來了。

「林兒睡了，怎麼辦呢？」

「放到樓上去吧，他的牀我已經預備好了。」

在妻的回答之中，好像有一點「連這小的事情也不知道做」的含意。

他站起來，把睡着的孩子，抱在手臂上，一步步走上扶梯。到樓，沒有一星燈光，他慢慢地探着脚步走，很幸運地沒有弄出一點聲音來。把林兒已經安然放在小牀上。把紗帳也放下來，他纔像走進來一樣地提了脚步出去。

可是，也許因為他不是像方纔那樣沉心靜氣，一脚正把痰盂打翻。正想緊一步走出去，妻的母親已經坐起來問着：

「是誰呀？」

「我，我。」他像是做了大不應的事，吞吞吐吐地說着。

「魯陽，你小心一點不好麼？這麼大的人，難道說連幾步路也走不好！」

本來是有若干的話想說出來，可是想一想，還是不要爭辯吧，他匆匆地又下樓去。

住了八天之後他們纔又回到杭州去。像重又放回水中一條魚，他立刻感到說不出的自如來。自從他們來，他就伴了妻的父親睡到樓下去，夜間常是爲成隊的蚊子擾着了。雖然妻的父親也和他一樣忍受這苦；可是他每天是要到一定的時候走到辦公室去，強自睜着疲倦的眼。到晚間呢，遇巧他的母親興致好，就要不知所云地談到半夜之後，就是沒有一句話說的他，也必須在那裏陪伴着。他祇有感到更疲乏，生活更無味。仍然是像被審判一樣地被盤問着在辦公室裏的情形，知道他還是沒有什麼大的變

動，就大大地嘆一口氣，像是對他的將來已經到了失望的地步。因為知道這是必然的事，反而不覺得什麼，祇把頭低下去。在其他方面，妻和孩子們的衣服又有新的增加起來，室內的用具也有許多新的替代了舊的，看到了這些，除開如一般人所有的小小欣悅之外，還覺得像吞下一隻針那樣刺心。他爲這些就要裝成啞子一樣地不說一句話，呆子一樣地憨憨笑着，在憑人家用如何毒惡的話來宰割他的靈魂，他也不能哼一句。他們走了之後，妻的性情也看出好一點來了，一天他說：

「容，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每次你的父親母親來，我總覺得不像平日那樣舒服，自然。」

「我也看得出來，老年人總是過於喜歡說話。」她說着走到衣櫥的前面，「魯陽，你看這件衣服好麼？」她取出一件衣服來向他問。

「什麼時候做的？」

「就是上次隨了母親在先施買的料子。」她很得意的樣子。

「唔，唔……」他點點頭，知道再沒有抱怨的地步，嘴角扯出淒然的笑來。

